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宋 朱子 撰

邦國禮三之上

聘禮

鄭注目録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疏曰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若有事事上相見也小聘使大夫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是也周禮大行人云歲問殷聘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是也大行人又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旜孤卿建旜也

經八　此篇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

記久無事則聘焉　聘匹正反訪也事謂盟會之屬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曲禮　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子如齊

殷聘　疏曰僖子如齊事見昭公九年左氏傳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故中復盛聘與此數不相當然其禮則同也　今按春官殷見曰同鄭注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廵守則六服盡朝大行人所謂殷同殷國是也此亦鄭注乃訓殷為中與衆義異其云於殷朝者及而相聘則又與衆義同蓋以為一二年而一大聘也疏既以為中又云盛聘則與衆義略同蓋如喪禮殷奠之類今未詳其孰是也

聘禮　君與卿圖事　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　朝直遙反　疏曰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晋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也謀事必因朝者欲取詢

衆之意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路門外正朝不見疑當與二朝面位同故此以燕禮大射儀約之知正朝面位然也若天子三朝射人見射朝司士見正朝不見燕朝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 遂命使者 使所吏反下以意推之逆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 疏曰知使卿者以下經云及竟張旜而周禮司常則孤卿建旜也 使者再拜稽首辭 辭以不敏 君不許乃退 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 易以豉反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逆猶受也 疏曰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諸侯兼官但有三卿地官司徒兼冢宰

夏官司馬兼春官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餘已見內則篇

首不辭者飧不敢辭

右圖事命使介

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命宰夫官具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齋

右具齋幣

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報反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

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　覜通吊反後同　疏曰小行人司儀之屬掌邦國賓客之禮言合者以兩兩相配合也皮馬二者本非幣帛總云六幣者以用之當幣處也享獻也云五等諸侯享玉各如其瑞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之禮上公既如其瑞則侯伯子男亦如其瑞可知知子男享天子亦用璧琮者覲禮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云二王後用圭璋享者上經六玉皆所以享上公只用璧琮而圭璋未見所用則二王後尊用之可知云特之者既無束帛之加皮馬又不上於堂也禮器所云蓋據朝聘之玉無束帛之加而其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者上

公相享用璧琮降天子一寸明二王後相享不可同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云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者覲禮總稱侯氏用璧琮琥璜未見所用明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宜退一等則用琥璜益明矣云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者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更無八寸之法明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明二王後與侯伯子男各降一寸可知云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與相享之玉同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不得過君則用琥璜四寸亦與相享之玉同也云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以馬也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是以皮也皮馬相閒二經各言其一耳知虎豹皮者以郊特牲云示服猛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

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稱尺證反豊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豊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豊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殺去聲紡芳往反　司儀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幾居豈反　資行用也占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齎齎子兮反　今按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

及期夕幣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使者朝服帥衆介

夕視其事也古文帥皆作率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幕音莫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疏曰天官之屬有掌舍掌次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即此布幕是也寢門外朝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古文奉為卷今文無則　纁許云反乘繩證反　疏曰官即上文官具者也陳者陳于幕上所奉以致命者下文享時致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者是也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國無皮者

乃用馬皆乘者下賓覿時總乘馬又云乘皮也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　疏曰未受命已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是以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幣在其上使者須視幣故在幕南也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大夫西面辟使者　辟音避　疏曰此謂處者大夫常北面今與卿同西面故云辟使者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鄉許亮反下以意求之　入告入路門而告　疏曰朝在路門外君在路寢聽政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　賈音嫁後同掌物價之官　疏曰賈人主幣行者故使撫幣受之　其幣謂官具之者非直所奉而已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

以書還授宰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　疏曰三者皆北面向君也

公揖入揖禮羣臣官

載其幣舍于朝待旦行也　疏曰官謂官人從賓行者與前官陳幣者異上介視載

者監其安處之畢乃出　監古銜反　疏曰注言上介出不言餘人出則舍于朝以守幣也所受書

以行為當復展　為于偽反復扶又反下以意求之　疏曰所受書謂宰所授者

右授使幣

記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其處臣也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禰乃禮反　告為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使出吉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　疏曰卿大夫朝服祭告亦朝服大夫三廟降天子不得並告

直告稱而已下記云筵一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然則初行時若父在則釋幣於祖廟也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為制則告無牲直用幣而已但奉幣須潔當有洗以盥手其設洗法見士冠禮筵在洗西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稱尺證反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大八尺率音律只音紙疏曰玄三纁二率皆如此也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玄荅云古積畫誤為四當為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雖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主人立

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筓埋于西階東筓音煩器名又入者祝也埋幣必感以器若藏之然感音成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躐力涉反疏曰行者之先謂古始教行路之人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冬祀行是也大夫雖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然此謂平地道路之神至於出城又有軷祭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祭山川之神有軷壇此祭行神亦當有軷壇月令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遂受命賔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疏曰若然則侍介于門矣上介釋

幣亦如之如其於禰與行

右釋幣于禰及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俟待也待於門外東面北上　疏曰依賔客門外之位

使者載旝帥以受命于朝旝之然反旝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為旝又曰孤卿建旝至於朝門使者北面東上古文旝皆為膳　疏曰識如字疑當音志

諸侯三門臯應路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使卿進使者乃入至朝即此朝門者臯門外矣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已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

立于其左接聞命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 近附近之近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櫝大木反函也繅音早注璪同 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今文繅作璪 疏曰注云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者覲禮記云奠圭于繅上是也但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為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為繅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若韋版為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絢組為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注皆以韋版繅藉解之者鄭意以承玉及繫玉二者所用相將又同名為繅是以和合解之也 今按在官上疑有庶人二字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為敬也自公

左贊幣之義曲禮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 疏曰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若有所因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賓授覿時士受馬適右受鄭皆以為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也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 疏曰上介送圭出與賈人訖當復入故衆介不從以侍之注言將行者以別上文賈人出玉是留者也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璋音章 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

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為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琢圭璋璧琮以覜聘　特達　繒自陵反琢大轉反　疏曰此經中三事上經已受聘君圭此經受享君束帛加璧又受聘夫人璋又受享夫人琮前官陳幣不陳圭璧琮是以至此始言受之而復連言束帛玄纁以其是相配之物也璧色繒周禮宗伯以蒼璧禮天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言今時者漢亦用周制但未知此聘享之圭果用何色耳云特達謂以朝聘不加束帛也言瑞者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以下是也璧琮有加謂加於束帛之上也往德謂往致其德也琢圭璋璧琮臣出聘所用也不為六瑞之制但琢之而已又所執皆降其君一等

右受命于朝

記通帛為旜　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　疏曰通體畫用

絲無他物之飾狐卿建旜狐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疏曰不畫異物帛而已以其直有時王政教故云奉王之政教而已　司常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眾來曰覜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　疏曰本君親自朝則執桓圭之等此蓋遣臣行聘之所執者公侯伯之臣則執圭璋子男之臣不得過本君用圭璋亦用璧琮繅皆朱綠二采共為一就璋以聘后與夫人而琮享之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之也大宗伯時聘曰問殷覜曰視眾來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一服朝之歲來者眾也特來則天子有事乃來亦無常期故云寡也瑑有圻鄂瑑起是不為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　典瑞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瑑文飾也

覜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疏曰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覜聘於天子及后聘用圭璋而享用璧琮也兩諸侯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並不得執君之桓圭之等

玉人直瑑爲文飾耳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

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版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　疏曰周禮掌節有玉節之節即是節與瑞别矣但節不得言瑞瑞亦是節信故連言節也下不剡象地方上剡象天圜雜記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尊卑同之惟長短依命數不同凡言繅者皆象水草之文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皆是雜色也木版大小一如玉制然後

以章衣之三色再就者即六等也一采為再就三采即六等也鄭注典瑞又云一匝為一就又有雖再匝

併為一就者如典瑞所謂侯伯三采三就之類是也雜記疏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寸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為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一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

今按上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兼其言采就之說

詳明今皆着于上覽者詳之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 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 疏曰上云三采六等此二采不云四就者臣禮與君禮異子男亦同二采但一采為一匝二采為再匝共四等今臣一采為一就二采共為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亦是臣二采當君一采之處上公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則自相朝亦九寸上公遣臣相問圭與繅皆八寸則遣臣問天子亦八寸是記於聘文互相備也皆玄

纁繫長尺絢組 繫音計又胡帝反長直亮反絢呼縣反又胥倫反又音巡組音祖 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今文絢作約 約音巡 疏曰上文繅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無事謂在櫝之時亦以繫玉因以為飾經言纁而注言絳者周禮

爾雅皆云三入為纁郭注云纁絳也明二色同也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凡執玉無藉者襲

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藉在夜反下同裼星歷反

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疏曰藉者藉玉之藻也鄭氏云繅所以藉玉以采色畫韋衣於木版之上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前後垂之覲禮云瑞玉有繅是也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其組上玄下黃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為飾聘禮記云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又曰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又此聘禮璧琮加束帛亦是藉也又曰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

釋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為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又曰此章之義則皇氏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也

又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此明非但人有裼襲其

玉亦有裼襲之義熊氏則云采色畫韋衣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不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賔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以賈賤故不言裼明上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賔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賔襲執圭入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賔與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賔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賔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賔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　曲禮

陳祥道云玉有以繅為之藉有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

聘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
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裼所
以不同先儒以垂繅為有藉屈繅為無藉此說非也
陸佃曰無藉若圭璋特是也經言繅又別言藉則
藉非繅著矣藉若璧以帛琮以錦之類所謂公降藉
受玉于中堂此無藉者之玉也即束帛加璧裼矣
今按鄭說兩義詞太簡略指不分明疏家所引皇氏
熊氏始以垂屈言之但熊氏所云今言無者據垂之
也乃與經文及皇氏并已說上下文皆相反疑其據
字之下當脫一不字今已輒為補之矣至於圭璋璧
琮之義則皇氏為失而熊氏得之但周禮典瑞云璧
琮繅皆二采一就而熊氏亦自謂以韋衣版之藉則
皆有而又引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
亦牴牾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當為無藉特以加於
束帛故從有藉之例而執之者裼耳陳氏陸氏則但
取鄭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然今未敢斷

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

遂行舍於郊　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疏曰言遂行者受命即行不留停脫舍衣服者上文賓朝服告禰及遂朝君受命至此衣服未改鄭注云吉時道路深衣則此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矣

斂旜　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斂藏也

右遂行

記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疏曰君言或問其臣或問他人已受宜急去不得留停宿於家也　曲禮　今按注引聘禮有言以釋言字迂滯不通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

為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軷作祓

騎其義反難乃旦反餞在淺反轢力狄反祓芳弗反

疏曰凡道路之神有一在國內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為軷壤大小與之同鄭注夏官大馭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云或伏牲其上者案周禮犬人掌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也詩云取羝以軷是用羊也是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之言可者人君有牲大夫無牲直用酒脯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齎皮

馬 齎子兮反注同 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古文肆為肄 行戶郎反肄以二反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 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 請道之道音導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 為于偽反 疏曰幣本為行禮非為求許若因許道受幣當云出許受幣不須言遂今云遂是已許道尚辭讓此幣不得命遂受之故云遂也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

介皆有餼 餼許氣反稍子賜反 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 少時照反秣音末

士帥沒其竟 沒盡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 筴音策 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為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 掠音亮從才用反 疏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止而誓言今在士帥沒其竟之後言之者以上文設彼國禮此更却本而言之也

右過他國

未入竟壹肆肆以二反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壝以垂反一以癸反壇大丹反封土曰壇畫音獲注同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垣音袁疏曰棜覲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壇止壝土為之無成又無尺數是象之也不壝土以畫外垣是無宮也朝服無主無執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介皆與北面西上與音預入門左之位也古文與作豫疏曰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禮威儀少故略之但習入廟聘享布幣受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也習享士執庭實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疏曰知所執是

皮者以具金龜竹箭之等皆列之於地不執之所執者唯有皮而已下聘時執皮者張之是有攝張之節也

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命者也　疏曰私事者謂私覿於君私面於卿大夫

右習儀

及竟張旜誓及至也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張旜謂使人維之　疏曰大夫杠五仞齊於較較崇八尺人又長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渠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大常鄭云維之以縷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為關以譏異服識異言　疏曰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蓋上士中士六人總主諸關下士二人各主一關也**關人**

問從者幾人從才用反幾居豈反欲知聘問且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委於偽反積子賜反

疏曰聞人所問為卿行旅從若大夫小聘亦當百人也共具者賓客入竟當於廬宿市設少曰委多曰積

以介對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曰不以五百人百人對而但以所與同受命者對是謙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

疏曰君子不必人故知而猶問也

右及竟

入竟斂旜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斂旜變於始入

布幕賓朝服立于幕

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音式 拭清也側幕而

坐乃開櫝 清或才姓反 疏曰賈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於前誓時也 遂執展之持之

而立告在 疏曰所告者告賓 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違位 退

圭圭璋尊不陳之 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

左皮上上介視之退會合也諸於也古文曰陳幣北首 馬則幕南北面

奠幣于其前前當前幕上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

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

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 放方往反 疏曰禮器云有放而文也注云謂若天子服日月以至

黼黻是天子衣放象日月以下而為文今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但賈人告上介上介告賓是亦放象君禮而為文變也

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

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　疏曰周禮畿方千里商頌云邦畿千里夏時禹貢方千里曰甸服據唐虞畿內是也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已下差之可知云近郊約周天子之法亦無正文尚書鄭注云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于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　勞力到反

疏曰周禮遺人職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畿內道路皆有候館鄭據此候館在遠

郊之內不謂於此獨有也

右三展幣 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謂相聘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疏曰此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若諸公云登即是登堂此不云登故知受於庭也衆本經五介張旜是侯伯之卿經不云積明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乎明有也司儀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夫也士也疏曰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太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以此三等相禮也云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

相差七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入降殺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豐殺也疏曰此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義同大夫下卿士下大夫凡禮皆以其爵而降殺以兩如七命五命五牢三牢之類是也

司儀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疏曰入近郊張旜者示將有事以自表也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

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　疏曰前上請事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是先卑後尊今復見此言故云賓彌尊事彌錄也　今按注中與字陸氏音餘監本作此者非疑詞不當音餘複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也

勞者不答拜　凡為人使不當其禮　疏曰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賓辟不答拜也如此之類皆然故云凡以該之至後償勞者與之答拜為己故也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　疏曰按下記登聽命知受勞於堂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東面鄉賓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　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　疏曰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面再拜稽首是此象之也又訝受法歸饔餼時堂上北面受幣此在庭亦當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

可知授老幣老賓之臣疏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出迎勞者欲儐之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乘繩證反後此類皆同設於門内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疏曰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今以儐勞者在庭故設於門内也知用麋鹿皮者案郊特牲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隅也賓用束錦儐勞者儐必刃反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國賓也疏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頓首頭扣地平敵相於法空首首至手君答臣下拜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勞者與賓同類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賓亦稽首送者以是為君使故報之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

北面象階上　疏曰案歸饔餼賓儐大夫時賓楹閒北面授幣大夫西面受此賓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當云授拜送皆北面盖據賓而言受字誤也　今授西面當作南面

勞者揖皮出乃退

賓送再拜

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　疏曰執皮者在門內當門勞者在執皮者之西故知東面揖也公食禮云公侑食以束錦庭實設乘皮賓出揖庭實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勞者之從者亦當訝受也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

簠音甫或作簋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簠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　圜音圓　疏曰簋皆用木而圜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寒具見蘧人先鄭注云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以冬食故謂之寒具又案玉人云案十有二棗栗十有二列諸

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謂王后故有五棗此諸侯夫人故無之也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　疏曰棗下文則此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授栗便也亦見士虞禮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慎之也　疏曰初兩手俱用既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暇一手為不慎矣賓之受如初禮如卿勞之儀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　疏曰經言遂以賓入明知有辭請導之雖無文鄭以意言之賓送不拜者以其云遂以賓入即從之明賓送不拜謂若公食大夫使人戒賓不拜遂從之其類也案上君使士請遂以賓入鄭云因導之不言賓送不拜者請事無幣賓亦不儐故其請導賓無拜送之理此大夫勞儐與卿同有拜送之理故云賓送不拜也覲

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

右郊勞

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 疏曰旅擯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而已云三辭拜辱者賓從館內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云三讓者讓升堂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來帛儐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 司儀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疏曰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

旁曰非禮也敢　今按諸本下句末有辭字注典複出辭字永嘉本張淳識誤曰以注疏考之經下羨一辭字注上合更有一辭字蓋傳寫誤以注文為經文也當依注疏減經以還注具說為是今從之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腆他典反拚方問反

謂埽洒　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則上尊者　疏曰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云奄八人廟有一奄周立七廟通姜嫄廟為八故奄八人祭法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不毀之也云遷主所藏曰祧天子有二祧以藏先王之遷

主諸侯無之但遷主藏于大祖廟故此亦以名大祖廟為祧也下文迎賓及廟門受聘享皆在廟明是大祖廟可知既於大廟受聘享以尊之若享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禰相親也此鄭義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祖為二祧非鄭義也

賓曰俟間間如字劉音閑　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齋戒俟間未敢聞命　卒寸忽反齋側皆反　疏曰命即上主人之命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　疏曰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也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

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飧音孫注同熟食曰飧　疏曰下直云宰夫朝服設飧不言致則此卿致館兼致飧矣致館有束帛致飧空以辭致君命無束帛下記云飧不致是也然此侯伯之卿禮其公之臣亦以幣帛致案司儀云云又曰其臣致飧無幣其五等諸侯致飧則有幣案司儀諸侯相於致致飧如致積有幣知致飧亦有幣也

今案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飧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其為致飧耶詳又見下章

右致館注疏云兼致飧今按非是詳見上下文

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儐耳侯伯之臣致館于庭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夫不

致飱也下記曰飱不致賓不拜本經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知此亦然也君於聘大夫不致飱者本經致館之下即云宰夫設飱此致館下亦不云致飱是五等之臣皆無致飱也

今按注云無儐未知其何以知之若謂上經致館不言束帛亦不言賓儐之事此亦當然則當併與無束帛言之不當只言無儐也且郊勞有幣此禮既如郊勞則亦有幣而鄭注司儀諸公致館亦云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此亦言致不得獨無幣也疏於上經亦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而於此乃遷就其說自相牴牾覽者詳之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　疏曰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謂中士下士周禮隷僕鄭注云五寢五廟之寢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蓋前曰廟後

曰寢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又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云但有大室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是也又曰曾子問云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云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有在大夫廟　今按疏引曾子問之文如此而下經還玉賓負右房而立是不必於廟也明矣鄭注不通當從疏說

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館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

宰夫朝服設飧　食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食魚飧皆謂是　疏曰云不備禮者對饔餼而言饔餼則生腥飪皆具而又多餘物飧則唯腥飪而已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

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飪而審反中庭之饌也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　疏曰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與無鮮魚鮮腊故七如陳饔餼者如其死牢故掌客云諸侯之禮饔餼九牢七牢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凡介行人皆有飧饔餼此則如介禮也是飧之死牢與饔餼死牢實與飧陳同亦於東階西階也陪鼎三則下云膷臐膮是也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　鉶音刑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稾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稾古老反刈魚

廞反　疏曰注說皆約一歸饔餼知之後倣此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饔餼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西鼎七無鮮魚鮮腊眾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孰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　疏曰知鼎五者以賓九上介七眾介當五降殺以兩

右設飧　記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疏曰諸侯相朝眾臣從君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惟上介有禽獻今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其待之禮亦如其從君為介之時也大聘曰聘則卿為賓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小聘曰問則大

夫為賓介皆士故此歷言卿大夫士也詳見諸侯相朝禮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烖新有兵冦水火也　疏曰在野在外殺禮者以其野外怱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掌客　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凡介

行人宰史皆有飱以其爵等為之禮子男飱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以其爵等為之禮

鉶音刑　飱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飱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簋稻粱器也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此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

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之數太懸絶非差衰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簠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簠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簠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鼎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咸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于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來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

芻薪皆倍其禾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　差初佳反又初宜反衰初危反差衰謂降殺等級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　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疏曰此介指上諸侯相見之介若此聘禮則自有介大夫為聘則卿為賓大夫為上介士為衆介小聘則大夫為賓介皆士也故此歷言卿大夫士也　掌客

飧不致　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　賓不拜　以不致命　沐浴而食之　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沐浴可知　陸佃曰飧

不致者設之而已

厥明訝賓于館訝五嫁反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俟辦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辦蒲莧反辦具之辦疏曰視朔皮弁服本玉藻文若朝天子則用冕服

乃陳幣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

以進之於是時賔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賔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賔俱前賔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　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擯　所為于僞反下為其皆同闑魚列反閾音域而上之上時掌反　疏曰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賔之介東西　相對南北陳之云其位相承繼而出者從門向南陳為繼而出擯者人數本周禮大行人文但天子尊得分别諸侯尊卑以待之諸侯卑故止據已國大小而為擯數注云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者主位在東故賔在闑西上擯在闑東以擯位並

門東西面故上擯亦西面向君也此旅擯耳者衆司儀云三問旅擯鄭云旅陳陳擯介不傳辭故鄭此云不傳命然上下注又皆引介紹而傳命之語者蓋交擯傳命則是賓介傳命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交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有異是以司儀云及將幣交擯鄭注亦引介紹傳命為證以其皆是相連繼於位也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此謂賓直闑西北面主君在門內南面列位時云西北東南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云各自次序而下者賓之介或七或五或三從南向北次序上次下至末介主人之擯或五或四或三從承擯向南上次下至末擯也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云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者謂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遙揖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

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云止揖而請事者二人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為來之事注又舉朝覲禮以證交擯然覲禮無迎法饗食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云其儀各向本受命反面傳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宅命傳而下亦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下故云亦如之如此三迴為交擯三辭此則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交擯三辭者也一徹參个者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與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

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揔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裼 別彼列反裼西歷反 疏曰待其君則如司儀所謂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出大門故此知是降也春秋之義卿稱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是總無別也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執龜玉襲下行聘時執玉皆襲此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故賓主皆裼也

賓入門左 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 相息亮反 疏曰此注亦多約下入廟行聘享文入門之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

公再拜 南面拜迎

賓辟不答拜 辟音避下以意推之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 疏曰奉君命使不敢賓故辟酬亢之禮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根與闑之間士介拂根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

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　後戶豆反下同行戶郎反棖直庚反爾雅謂之楔門兩傍木也　疏曰諸侯三門皋應路則應門為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過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言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非只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禰廟燕禮向路寢皆當然也自君入門至不履閾亦是通法又曰以一闑言之君最近闑亦拂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闑而過所以與君同行者臣自為一列主君既出迎賓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闑之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

與闑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是得君入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闑又得不蹦尊者之迹矣云門中門之正也者謂兩闑之間云卑不蹦尊者之迹者士以大夫為尊大夫以上介為尊上介以君為尊也 今按江都集禮廟制諸侯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古者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未知孰是門闑之說與玉藻注疏亦不同今見下記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 疏曰省內事謂如曲禮主人請入為席之類君行一臣行二者見君行近臣行遠尊者宜逸卑者宜勞也初命迎賓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朝矣及賓來大門外陳介之時主君之擯亦在大門外之位君在大門內時其卿大夫不以無事亂有事當於廟中在位矣又當

行事之時公授宰玉士受皮宰夫授公几皆不見此官等入廟之文明此官已先在位而俟也又曰君行一臣行二出聘語晏子辭　今按聘語無此辭今見曲禮雜記章

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此士上　塾音熟近附近之近　疏曰云介北面西上者以上文入竟展幣時賓立于幕東故介東上今此陳幣賓在門西故介西上皆統於賓也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　依前之依於豈反本又作扆繢戶內反純章允反　疏曰知在扆前者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王位依前南鄉設筵几兩雖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但天子以屏

風設於扆諸侯無屏風為異席亦不同也上入竟士請事近郊下大夫請行皆是謙悶不敢以必來之已國不正言之至此正問之而言請命是其事至言信矣云周禮至彤几者周禮司几筵文彼諸侯祭祀席三重上更有加莞筵紛純不引之者文略可知引之者證此所設者設常祭祀之席也

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

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繅有組繫也　鄉音向下同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

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威禮不在於已也屈繅并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疏曰引曲禮者彼記人據此絢組尺為繅藉不據韋皮衣木版畫以五采之繅藉也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據此賈人垂繅以授上介上介不襲受之時也云其無藉者則襲者據此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之時也記

人直記裼襲之義不論威禮在已之意故各舉一邊而言也

賓襲執圭執圭威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　盡津忍反　疏曰臣於君所合裼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為敬若又盡飾而裼則掩蔽執玉之敬故不得裼也充猶覆也

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

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闑西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今文無門　疏曰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　今按疏說與此不通當闕

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

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 疏曰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入門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乃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之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霤相近而揖也 今按疏說蓋印本差誤今以文義考之更定如此 至于階三讓 讓升 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 先悉薦反 疏曰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 賓升西楹西東面 與主君相鄉 擯者退中庭 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 賓致命 致其君之命也 公左還北鄉 當拜 擯者進 進作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 公當楣再拜 楣亡悲反 拜貺也 貺惠賜也 楣謂之梁 賓三

退負序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見賢遍反下以意求之坫丁念反疏曰案大射云公卒射小臣正贊襲是其贊為之也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賓降介逆出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於序端授裼降立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為溫表之為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襢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古文裼皆作賜　麛音迷或作麑同豻

五旦反胡地野犬也褻本又作褻詳又反絞户交反為溫為其皆去聲禮音但　疏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褎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裼衣君臣亦有異時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用絞衣為裼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亦同素積以為裳白舄臣用白屨也

右行聘禮　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訝五嫁反

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眾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　疏曰大聘使卿主人使大

夫訝小聘使大夫主人使士訝謂初行聘及饗食燕皆迎之故鄭君無所指定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疏曰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聘使大夫聘小聘又各降二等其次皆依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未行禮之時止於其中將行禮乃出也今按周禮幕人掌相會共帷幕掌次掌張幕此宗人字恐誤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客辟逡巡不荅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 疏曰上經云賓三退負序注云不

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此亦執圭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此周禮據大揔而言故不同也　司儀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　楔古八先結二反　疏曰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

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閾門限

公事自闑西

聘享也

私事自闑東

覿面也　疏曰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又謂之門橛棖謂門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　玉藻　今按此云門只有一闑唯上經賈疏獨云門有二闑故中門之處及君與賓介行之次

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疏曰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曲禮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嫌與君抗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疏曰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前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是也故鄭引聘禮者初入門主君再拜其辱也曲禮　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為神位　禮不拜至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為醴疏曰前者請行禮賓言俟間故今不是始至也　辭無常孫而說孫音遜說音悅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史謂策祝　辭苟足以達

義之至也至極也今文至為砥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曰此當聘在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繅授賓之容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勝音升上亦掌反蹜所六反疏曰授謂授玉志趨謂念鄉入門在庭執玉徐趨今當亦然若降堂授趨則疾而翼如也平衡謂與心平曲禮國君則平衡是也足蹜蹜如有循謂徐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爭爭鬬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隊直類反疏曰授玉之時如與

人爭接取物恐失隊也聘享每訖君賓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退謂出廟門更行後事非出大門也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

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卷去阮反豚大本反今按趨進進宇行卷豚義見曲禮卷轉也豚之言若有循及

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記異說也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玉異說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曲車輪謂行不絕地

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之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攝之涉反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并必牲反或如字疏曰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入設參分庭一在南者見昏禮記但此右首彼左首者昏禮象生故與此異也凡君於臣謂使者歸若使卿贈如覿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臣於君謂私覿庭實設四皮及介用儷皮此皆有麋鹿皮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

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于賓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　疏曰如入左在前者皮四張三人入門時先者北面在左西頭為上餘取皮向東者亦左在前向東為次第也云皮右首者變于生也者曲禮云執禽者左首士相見摯用雉左頭奉之下大夫執鴈上大夫執羔如執雉皆左首

右享禮　記及享發氣焉盈容發氣舍氣也孔子衆之於享禮有容色

介北面蹌焉蹌七羊反皃容貌舒揚　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　凡庭實

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間厠之間也間猶代也　隨入不並行土物有宜君

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閒作干疏曰云左先者以皮馬以四為禮北面以西頭為上故左先入陳也云君子不以所無為禮者桒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言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則用皮為主而用皮也有馬則以皮為主而用皮也升

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廐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若君不見使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使大夫受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今文無而疏曰此時升降皆與下經還玉之儀同但彼賓自大夫左受之此大夫於賓左受之此為易處也不禮辟正主也古文禮作醴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于中庭以下

右聘享夫人　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　疏曰夫人與君敵體今夫人使致禮來主人不敢當故云以社稷故明夫人同主社稷彼國亦得聘之其惠不由已也然其卒亦自當之曰寡君拜命若下文問卿則與君不敵故敢當之云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也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

右有言　記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

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疏曰簡據一片策是衆簡相連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之字數今按此簡之長及字數皆未詳或六經之策皆二尺四寸乃與下數合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當更考之

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稠直由反處昌慮反璽音徙疏曰左傳襄二十九年有璽書杜注云璽印也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覿見也鄉將公

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　疏曰卿將公事者聘享是也此行私禮為交歡敬也卿初仕見已君及卿皆見以羔若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見主君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即其事也

擯者入告出辭　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　疏曰大禮謂聘享未有以待之謂未禮賓故止客請覿而下文先行賓禮也

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　告賓許也

宰夫徹几改筵　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狐也狐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　萑音完與音餘　疏曰賓席東上對前為神而西上也司几筵有五几從上向下序之天子玉几諸侯彤几狐彤几卿大夫漆几下有素几喪事所用

公出迎賓以入揖

讓如初公出迎者己之禮更端也　疏曰前聘享俱是公禮故聘訖而享公不出迎此禮賓是私禮故云更端而出迎也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今文無升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　坋蒲悶反　疏曰按覲禮几俟于東箱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進就賓也　疏曰宰夫奉几兩端故公中攝之復擬賓用兩手自公手外取之故也擯者告告賓以公授几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文訝為梧　梧五故反　疏曰未設者俟公拜送乃設之公壹拜送公尊也古文壹作一　疏曰賓再拜稽首公乃壹拜當空首故云公尊也　今按此經云公拜送而下文乃云賓答再拜此疏反云賓再拜而公乃拜誤矣其言空首則得之賓以几

辟辟位逡遁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凡賓左几疏曰禮未成者鄉飲酒云啐酒成禮也設几主為啐酒今未啐醴故云禮未成也賓左几者對神右几也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柶音四枋彼命反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擸不訝授也擸以涉反疏曰宰夫上授几時自下而升東箱今當亦然經不言者略賤也不訝授者蓋面向賓宰夫來公傍側並授與公故不面擸也公側受醴將以飲賓飲於鴆反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者醴質以少為貴疏曰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今賓於上下皆再拜稽首獨此一拜故鄭據少大古之醴質與玄酒配之故壹拜以少為貴也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

退負東塾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　疏曰按上文擯者退當在中庭今退負塾者以有宰夫相已無事故也若無宰夫則在中庭矣　若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

庭實乘馬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啐七內反尚與上通　降筵就階上　疏曰以左手執觶右手以柶祭醴訖降筵北面以柶兼并於觶兩手捧之就階上者以鄉飲酒獻酬卒爵各於其階　明此亦在西階之上

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　疏曰亦受之于序端　凡言用者皆敬而尊之之意此君親用束帛禮賓故言用尊于下也前公受几于序端此亦當然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糟醴不啐擯者進相幣相息亮反惜以辭賓降辭幣不敢當公禮也公降一等辭辭賓降也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　疏

曰凡栗階者其始升亦連步於上栗階不過二等今云不連步者謂不從下向上皆連步其始升連步則有之也

降拜拜受**公辭**不降一等殺也殺所界反

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於已已臣也疏曰前行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禮已已臣也故北面受也上受几受醴亦是已之禮以禮未成故不北面也

退東面俟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戚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疏曰此賓主俱謙公本欲再拜賓見公一拜則降不敢當公不止遂再拜也事畢成禮者前受几及醴公皆一拜今事畢成禮不可亦自尊故送幣亦再拜也

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　靮丁歷反

疏曰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猶呈見故謂牽馬人爲效馬者也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才用反從者士介

右禮賓

記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大音泰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卑劉音婢薦脯五職祭半職橫之職音職職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脡脊取直貌焉脡大頂反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扱初洽反卒謂後扱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禮再拜稽首君答拜禮以醴禮客疏曰知以醴禮客者案上經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鬱

邑也　司儀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間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辟音避扣音口　疏曰賓總八轡在前牽之二人贊者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手扣一匹也入門而右私事在闑右者玉藻云公事自闑西鄭注云聘享也私事自闑東注云覿面也此行覿禮故引之也擯者辭辭其臣賓出事畢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于庭北面　疏曰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賓出之時贊扣馬者未得出待人受馬乃得出

所以然者幣可奠之於地其馬不可散置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贊者受馬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入可從介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賓三退反還負序反還者不敢與授主同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不言君受略之也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還戶串反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己授而去也受馬自前變於受皮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自由也疏曰四馬並北面牽馬者皆在馬西士既受馬其最西頭

者便即出門不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於馬前而出故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㨿三人而言也

賔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疏曰此言賔拜送幣者私覿已物故也前享幣不拜送者致君命非已物故也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賔由拜敬也

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同多有辭夫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疏曰唯此及公食皆著其辭煥然可見又云未敢明說者謂餘辭固可以類推但疑事無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

栗階升公西鄉賔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為敬

賔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清公降立

右私覿

記私覿愉愉焉愉羊朱反容貌和敬疏曰享時盈容舒於聘時

之戰色私覿又舒於盈容**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鶩也　疏曰出入舒於愉愉也

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私獻己物亦以君命致之　疏曰臣統於君雖是君命致之故云將命**擯者入告出禮**

辭辭其獻也**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　疏曰君以私獻入則是主於貨傷害於享覿**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

請受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　疏曰償者從門東適南方西行於賓北東面坐取幣入告於君從出一請於賓而受之償者與賓敵故云宜並受也**賓固辭公**

答再拜拜受於賓也固亦衍字　疏曰上文擯者禮請受不云固明知賓亦不固辭故云衍也

擯者立于闑外以相拜賓辟相贊也古文闑為槷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東藏之既乃介覿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面私覿也鄭司農云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私獻既覿則或有私獻者再拜稽首君答拜司儀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少文為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縟音辱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麋鹿皮　儷音麗　疏曰賓用馬今介

用皮故云變也 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 皆者皆衆介也賛者奠皮出 擯者辭 亦辭其臣 介逆出 亦事畢也 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 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疏曰言隨者謂相隨從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隨入注云為門中阨狹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明此出時亦隨出而立也宗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則二丈一尺闑東明不得並出也 今按闑東下當有脫字 委皮南面 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 復扶又反 疏曰皮入右首右先故南面横委於門中當門北上執皮者北面受之而乃入便也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 請于上介也上言其

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　疏曰此言西面北上則上當有北面東上之文下云士介覿幣時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是也此宜有士執衆幣立于南面之文如是者互文也言約者雖互見其文文猶不備上當言擯者執幣士四人北面東上坐取幣從有司二人坐舉皮從其幣出隨立於門中擯者出門西面于東塾南請受士執幣者進立擯南西面北上執皮者南面委皮於門中北上如是乃為文備也**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　疏曰享幣無門外授先後之法故不言皆**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先皮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古文重入　重直用反　疏曰賓覿時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升賓至此侍揖而後進明此介亦至揖位而立**公再拜**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　疏曰上云降立別無更進

退之文自受享以來皆在中庭也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　疏曰介初在揖位君在中庭奠皮近西故介發揖位經皮西北出三分一乃東行北向當君乃北行至君所乃授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受介禮輕　疏曰宰自公左受即是側不云側者當有贊者於公受轉授宰故云介禮輕也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納者出道入也　道音導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為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　疏曰案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

辭無固字故知此固衍字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閾外西面公乃遂答拜也相者贊告之士介皆辟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俟擯者執上幣來也擯者進就公所也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受于士敬之差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

右介私覿

記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不臣人之臣　疏曰君於己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士介聘還亦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故也此他國之士非己尊所加故答之　曲禮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疏曰逆道者介為首賓為尾也

知必逆出者上經聘訖下經聘大人私覿皆介逆出此亦當然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間亦六步

及大門内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此公問君之類也蘧其居反今按所引論語非聘事意略相類耳

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恙羊亮反疏曰爾雅恙憂也

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力到反注及下同勞以道路之勤

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

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行下孟反躩屈縛反又驅碧反　疏曰按送賓用上擯孔子為下大夫而得為上擯者君使攝也賓請有事於大夫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　近近附近之近　疏曰從朝以來行聘享行禮賓之事事已煩矣今日即請未可即行故云反命因告之告之使知而已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饔餼終日有事明日乃行問卿之禮也賓所請問卿宜云有事于某子故下記云幣之所及皆勞鄭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是也公禮辭許禮辭一辭賓即館小休息也即就也

右公送賓問君勞賓介　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趨辟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　疏曰問君以下未知鄭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未知然否

司儀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　疏曰案聘勞賓之前不見賓先拜此云賓既拜矣謂賓初行私覿之時已拜主君矣在後始

主君勞故曰既拜已而後見勞引聘禮者證君勞賓再拜之事熊氏以為唯云大夫士謂小聘大夫為賓士為介也今謂大聘小聘皆然故鄭引聘禮以證之此大夫之中則含卿也　曲禮

賓即館訝將公命使已迎待之命　疏曰案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注云次如今宮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

又見之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　疏曰聘享雖畢而問大夫等事猶未行也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于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　疏曰周禮約掌客文

勞上介亦如之

右卿大夫勞　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于己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為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牲殺曰饔生曰餼今文歸或為饋　韎音昧又亡拜反　疏曰自此盡皆再拜稽首論主君使卿歸饔餼於賓之事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韎即赤色以赤韋為弁也皮韋同類取相近耳者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云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

以為衣裳又曾卻至衣韎韋之跗注鄭注解跗為幅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今此異者鄭意此為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為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為韎布為衣而素裳鄭志兵服與皮弁同白舄故言素裳此亦同也然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亦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　疏曰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皆是大夫士之廟下文又云揖入及廟鄭據此而言明陳之於廟孔子又云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云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有在大夫廟饔謂餁與腥餁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鄉

臐膮蓋陪牛羊豕

腊音昔扃古螢反鼏七狄反鄉音香牛臛也臐許云反羊臛也膮許堯反豕臛也辟堂塗也

陪鼎三牲臛鄉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

臛火各反字林火郭反燖劉音尋一本作燗音潛窆彼驗反

疏曰案公食大夫庶羞非正饌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辟堂塗者正鼎九雖大判繼階而言其云于階前則階東稍遠故陪鼎猶當內廉而辟堂塗之內也君子不食圂腴犬豕曰圂故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豚亦無膚以其皮薄故也言宮必有碑者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

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識日景者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盛也五月日北至景南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其材則雖無正文然葬碑取縣繩繂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其宮廟之碑取其妙好又須久長用石為之　今按注內景下引字疑當作別又今禹墓窆石尚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繂引棺者也然則窆亦用石矣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豈天子諸侯以石故謂之碑大夫以下用木故謂之楹歟廟中同謂之碑則固皆謂石也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有腥者所以優賓也　疏曰案下文士四人無腥是不優之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韭音九菹莊居反醓他感反　戶室戶也東上變于親食賓也醓醢汁也屈猶錯也今文並皆為併

疏曰醓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案周禮天官醓人朝事之豆有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案公食大夫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

八籩繼之黍其南稷錯黍在北　疏曰繼豆以西陳之次第亦與豆同故鄭云屈猶錯也但豆之實各别直次第陳之則得相變故云屈簋惟有黍稷雜屈陳之亦間雜必錯陳使當行間錯不相並乃得相變故鄭下注凡屈錯要相變是也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鉶菜器也　疏曰此不言綪屈錯者綪文自具

故不言之也案此文上下縪屈錯似各別鄭此注屈猶錯士喪禮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縪注云縪猶屈又似不別者云縪屈二者下手陳之少異屈者句而屈陳之縪者直屈陳之不為句陳訖則相似錯者間雜而陳之與縪屈同

兩簋繼之粱在北

簋不次簋者粱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　疏曰凡豆及簋之數皆耦而自相對而陳之屈錯不相對者要得相變不使相當其六鉶縪者牛及豕二者相變羊豕相當不相變以其大牢牛羊豕不耦故牛豕不得變也　今按六鉶之位東北牛牛東南豕豕北羊羊南羊西北豕西南牛是牛豕常相變不相當惟羊一物自相當疏云牛及豕二者相變是也而下乃云羊豕相當不相變未詳何謂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雜錯為味　疏曰下夫人歸禮醙黍清各兩壺此若與彼同有黍各兩壺止成六壺各三壺則成九壺皆不合八數

故知止是稻粱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知非稻黍者以稻粱是加相對之物也又曰此陳饔餼堂上及東西夾簋有二十簠六上文設飧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其對則簋十四簠四案掌客設飧公侯伯子男簋同十二公簠十侯伯簠八子男簠六又皆陳饔餼其死牢如飧之陳如何此中飧之簋數及饔餼之簠數皆多於君彼是君禮自上下為差此乃臣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彼相並又此中致饔餼於賓醯醢百甕米百筥周禮上公甕筥百二十侯伯甕筥百子男甕筥八十子男少於此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益此其類也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東陳

在北墉下統於豆　疏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此陳還取朝事之豆其六簋四鉶兩簠六壺東陳其次可知義俱與前同也

饌于東方亦如之東方東夾室

西北上亦韭菹其東醓醢也於東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醓醢次昌　疏曰云西北上者則本次南麋臡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鹿臡亦屈錯也云西北上者恐東夾饌從東壁南陳以東北為上其西有醓醢與西夾相對陳之故云西北上見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

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墉下統於豆

今按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北經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至兩簠下結云皆二以並南陳又云六壺西上東陳饌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饌自簠以上皆南陳惟壺東西陳之疏於東夾之豆亦云於東壁下南陳其布置之次序亦是南陳下又云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凡此皆與經

文合而布置西夾之豆乃東陳之又以簋鉶簠皆與壺東陳不惟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覽者詳之

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甕烏弄反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 疏曰甕瓦器其容亦盖一穀旅人云簋實一穀又云豆實三而成穀四升曰豆則甕與簋同受斗二升也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 疏曰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云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筥居呂反行戶郎反下同 庭實固

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為列列當醢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 疏曰上享時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知北上東西為行者以經云北上黍粱稻皆兩行稷四行若南北縱陳止得言東西不得言北上何者以黍粱稻及稷當行皆一種無上下故也明横陳可知黍兩行在北次粱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所以不用稻為上者稻粱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為上端稷為下端以見上下而稻粱居其間設碑近如堂深也者陳鼎上當其碑南向陳之醢醢夾碑在鼎中央亦向南陳之今米為筥在醢醢之南北之中則碑近北可知言堂深者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相似若然碑東當洗矣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 籔劉色縷反一音速注不數之數同卷末故此 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

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為逾　逾劉音余後同說文大溝反　疏曰上文飪一牢腥二牢是三牢死米禾皆三十車是視死牢也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為八斛總二十四斛也

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　秅丁故反四百秉為秅字林丈加反秅數名也三秅千二百秉

薪芻倍禾　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輈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輈丁留反車轅　疏曰薪可以炊爨故從米陳之芻可以食馬故從禾陳之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　大夫使者卿也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賓與使者揖而入使

者止執幣賓俟之于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大祖之大音泰　疏曰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云門內即宁下故下賓問卿云及廟門大夫揖入鄭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下是也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鄭注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以此差之諸侯無正文鄭注舍于諸公廟者諸公大國之孤云大夫行舍于大夫廟者謂卿舍于大夫也若無孤之國諸侯舍于卿廟也　今按疏內者下幣字疑當作敵

大夫奉束帛執其所以將命**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　疏曰賓所在若主人非謂君也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

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 下戶嫁反後下君下朝皆同 疏曰賓三讓大夫即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經雖言讓大夫先升大夫之讓不明故鄭君兩言之但使尊終先升若主人三讓使人亦三讓主人又一讓使者乃升故鄭復言此也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饗餼如勞之禮即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不從者周禮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由行事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公為主人亦有三讓公尊必三讓者不下賓客主人之義故也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北面于階上也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 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 疏曰賓拜饗三牢及庭實又別拜餼二牢

及門外米禾大夫辭升成拜尊賓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儐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先升敵也皆北面庭實設馬乘乘四馬也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止不降使之餘尊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不言致命非君命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疏曰既行敵禮當頓首今稽首是拜君禮故也禮當有辭今文不具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北面授尊君之使疏曰凡敵體授受之義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

以出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疏曰上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按公食大夫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則賓受以朝服及拜亦以朝服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疏曰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之事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夾之數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疏曰案下云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是上介有不與賓同者獨此饔餼大禮西夾筥及甕如上賓以其客此上介如上賓之禮也餼一

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凡飪以下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儐之兩馬束錦疏曰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儐禮如卿使者受賓儐禮當庭同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疏曰自此至無儐論使宰夫歸餼於衆介之事云牢在其南西上者以此餼本設于庭在門內由士介賤不得入門且賓與上介門東有米三十車薪六十車門西禾三十車芻六十車皆統門為上此餼本非門外東西之物制不在門外東西宜當門陳之賓上介餼在米南門西東上明知此牢亦在米南而西上為異耳宰夫朝服牽牛

以致之執紖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士介西面拜迎紖直軫反疏曰上賓與上介米禾皆視死牢且有芻薪米禾此士直有生餼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矣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牢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疏曰前君使士受私覿之馬適其右受之知此亦在右受也若然君使士受私覿由前此由牢後與受馬不同者牛畜授馴與馬有異故得從其後適牢夫右取便也無擯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疏曰知衆介明日禮如此者以下夫人歸禮人略同其注云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然則君歸饔餼介皆從拜可知

右歸饔餼

記聘日致饔急歸大禮

上公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

十罋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侯伯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男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饔餼致大禮也宰史衆臣從賓者也爵卿也饔餼五牢大夫也饔餼三牢士也則饔餼大牢也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

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致饔餼如勞之禮疏曰同使卿威儀進止皆如郊勞　司儀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籔者今文籔為逾　量音亮　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　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稍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　穧才計反　疏曰穧即此筥即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　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一車之禾三秅為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古文稯作緵　稯宰孔反字林子工反緵音總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威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

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饌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
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古文奠為羔飪作腍腍
而甚反劉音審　疏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
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饔餼
故筮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　故
也昭穆言若者以其昭穆不定故　僕為祝祝曰孝
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祝上之六反
下之又反　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疏曰若
然諸侯不攝官使祝祝兼矣但定四年祝佗又云嘉
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君到主國
祭饗之時得不攝官乎但大夫使僕攝祝則是本無
祝官與諸侯異耳　如饋食之禮　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
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　疏
曰案少牢禮有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陰厭
陽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上大夫又有正祭於室儐

尸於堂此等皆宜有之至於致爵加爵及獻凡弟弟子等固當略之矣

假器於大夫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

肦肉及廋車肦音班廋所求反肦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古文肦作紛疏曰此謂祭訖歸胙所及廋人巾車見周禮

士無饔無饔者無擯謂歸餼也

無饔者無饗禮士介無饗禮

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唯稍不拜疏曰案經云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又案司儀云明日客拜禮賜遂行是臨行大小禮皆拜賜則知唯米禀芻薪等不拜也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爲

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

賔朝服問卿不皮弁别於主君卿每國三人　疏曰三卿皆以幣問之其主國下大夫曾使向已國者乃得幣問之與卿異卿受于祖廟重賔禮也祖王父也　疏曰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别子者并立曾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於祖廟者以其天子受於文王廟諸侯受于太祖廟大夫下君故受於王父廟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賔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　宁直吕反　疏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竪牆牆皆閤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省內事者曲禮云請入為席是也俟于宁者門屋宁也下云賔

入三揖皆行鄭注云皆猶並也是俟于宁乃得與賓並行三揖不俟于庭者下君也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　疏曰君受聘時擯者從君而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此擯者亦從卿而入省内然後出請庭實設四皮麋鹿皮也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皆猶並也古文曰三讓　疏說見前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先升使者尊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不擯賓辟君也

右問卿

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曰

問夫人也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疏曰賓聘享訖出大門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君初為之辭故卿不辭也注曰此宜在明日問大夫下今依注移入辭君

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曰老　疏曰是與君不敵敢當之也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見如字　疏曰覿面並文其面為質若散文面亦為覿故鄭司儀注云私面私覿也賓奉幣庭實從庭實四馬入

門右大夫辭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賓遂左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復就西階　疏曰主人是大夫客是士降等

法士就東階

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中旋並行疏曰迴旋與賓揖而並行北出言如初者大夫不出門唯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先升道賓大夫西面賓稱面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曰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賓私面於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疏曰介初覿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於鄰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皮二人贊（亦儷皮也）入門右奠幣再拜（降等也）大夫辭（於辭上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于上介也）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介升大夫再拜受（亦於楹間南面而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為士介辭為

于偽反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相息亮反不顧言去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也

右介私面於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疏曰據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介小國之卿三介小聘

使大夫一介也曲禮云儗人必於其倫故問下大夫還使上介是各於其爵易以相尊敬者也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右賓問嘗使者

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于己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大夫若不見有故也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右主國大夫有故

記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

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

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　疏曰訝者卿以贄私見已今還私以贄報見之知執鴈者上文主國卿大夫勞賓同執鴈則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鴈可知各以見其訝者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今文歸作饋下及記同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　疏曰案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故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　疏曰辟君饌位自室戶東

為首二以並東陳先於北設腩即於腩南設醢又於醢東設腩以次屈而陳之皆如上也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醙所九反醙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醙白酒尊先設之間間廁之間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於君也疏曰無稻酒者從上去之也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今文禮為醴從才用反疏曰於上介受禮後始言賓拜明介從拜可知也

右夫人歸禮於賓　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疏曰云牲陳於後東上者此與君餼士介略同餼士介時不言門東西鄭注云當門則知此門外亦當門君餼賓米在庭牲在門西雖不正當米南亦得牲在其南故知此牲陳亦在米南可知知東上者君餼賓時陳於門西東上也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室老大夫之貴臣疏曰案喪服傳曰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

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粱也士亦大夫之貴臣　疏曰士邑宰見上

右大夫餼賔介

記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賔上介也器寡而大略　疏曰君歸饔餼于賔與大夫介筥米小而多者是尊者所致以多器為榮今大夫致禮於賔介器寡而大是略之於卑者也

公於賔壹食再饗食音嗣注及下同　饗謂亨大牢以飲賔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為一今文饗皆為鄉亨普庚反飲於鴆反　疏曰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若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饗禮與食禮同食禮既亨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禮有酒故

以飲賓言之此經先言食後言饗則食在饗前公食言設洗如饗禮則饗在食前此其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不定也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俶昌叔反始也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文俶作淑　鶩音木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為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侑音又

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儐以己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　疏曰饗餼之等不宜名賓故君使人致禮賓則儐使者此饗食之禮主君無故合速賓之來就主君入廟賓無儐禮今主君有故生致於賓亦無儐故云本宜

往致饔以酬幣亦如之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　琥音虎

右食饗燕羞獻　記凡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之禮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燕子男之禮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燕介行人宰史唯上介有禽獻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乘繩證反注同　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

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　疏曰中又致膳者蓋於牢禮之外見賓中間未去故又亦無倦也

饗食如將幣之儀

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　疏曰知饗食是君不親者以其與還圭共文同是致之也致饗及還玉賓主皆是大失其將幣主君與使臣行禮大槩雖同而迎拜升降亦不盡如之也　司儀

其介為介

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　疏曰饗賓於廟之時還以其上介為介上經上介一食一饗則是從賓為介之外復別饗也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甕筐饗禮今亡　疏曰案上經賓介皆有食饗唯士介不言故知其中唯有賓與上介

各以其爵朝服

此句宜在

凡致禮下今依汪移入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為禮過則餼之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　疏曰春秋之義聘賓有罪皆執之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卑不與尊者齊禮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饗食君親為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于是辭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為賓介大夫也雖為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　疏曰饗食在廟為賓故君親為主至後燕禮在寢又以辭為度崇於恩殺於敬故賓辭而使介為賓也作階西近主為位諸公坐位故云小敬對戶牖南面為大敬介

在廟門內西北面降至庭迎之云不與亢禮也者略取燕義文解君不親為獻主而使宰夫之意也云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者謂附君相見兩大夫兩士以上則主人親獻也

宰夫獻為主人代公獻

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稍所教反之屬其歸之以雙為數其賓與上介也古文既為餼稍稟食也乘謂乘行之禽也謂鴈鶩

士中日則二雙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

疏曰自上介受至授人約私獻文云上介受亦如之者以其受饔餼之時上介受已如賓禮故知受乘禽亦如賓也云士介拜受於

門外者以其受饋在門外此受乘禽在門外可知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疏曰此直言饗食不言燕其實亦有也

右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

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帥道也今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為率　疏曰上歸饔餼時賓拜迎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　疏曰上歸饔餼時大夫東面致命行聘時賓亦東面致命初行聘時在堂上楹內故今嫌在楹外也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在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逡遁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鄉許亮反　疏曰賓受禮時公用束帛賓西階上聽命歸饔餼時賓作階上聽命此時於下聽命故云敬也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不異退為大夫降逡遁者以大夫降為之逡遁而退因即負右房南面而立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

左右房今或不在大夫廟而舍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今按或舍於大夫廟中則當退於堂之西北負室牖而立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阼階下西面立

上介出請

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

凡介之位未有改也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賄呼罪反紡敷罔反賄予人財之言也

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　縛息絹反一作綃劉音須說文云縛鮮支也居掾反槃類以為今正絹字　疏曰此未知何用之財若是報享之物不應在禮玉之上今言束紡者以其上圭璋是彼國之物下云禮玉束帛乘聘君之享物彼君厚禮於此此亦當厚禮於彼故特加此束紡是以鄭云相

厚之至也鄭注周禮云布帛曰賄是賄為財物與人則此謂之賄又注周禮內司服云素紗者今之白縳也則束紡者素紗也故據漢法況之

禮玉束帛乘皮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　疏曰上文聘賓行享之時束帛加璧束帛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此玉則琮也以其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

皆如還玉禮大夫出

賓送不拜

右還玉報享

記賄在聘于賄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古文賄皆作悔　稱尺證反

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

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　疏曰獨來復無所之謂特來非歷聘也歷聘則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聘齊聘魯是也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為書報也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　疏曰昨日為書報之今日君始就館送客故云書問尚疾也

還圭如將幣之儀還以本圭故云如也　疏見饗食下司儀

公館賓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　疏曰初在廟行聘享尊重故皮弁拜謝稍輕故朝服

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侯

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造七到反　疏曰上文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其不見故遣上介聽命故知此賓亦不見凡言辟者將見而不見則謂之辟此本不見而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外雖不見而言辟故鄭云敬也案公食記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又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以此言之君車入大門矣大夫士有兩門入門東行則是廟門矣既至廟門須與賓行禮

上介聽命

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　疏曰案前受士介幣之時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注云立門中閾外西面此中賓不見使介聽命明如相拜然取其視外便也必知在門中西面者以其君來如賓禮東面介西面向公可知玉藻云擯者曰寡君之老注云擯者之辭主於見他國君今上介當擯者之處故知告于賓稱告于寡君之老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

拜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公退賔從請命于朝賔從者賔為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為于偽反公辭賔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且將發也

周禮曰賔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疏曰彼注云禮賜者謂乘禽此見下文

右主君就賔館

記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送君拜以送客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積子賜反　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

司儀　又拜送拜送賔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宜承上君館之下　今依注移入

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軨力丁反

右賓拜賜遂行

記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　疏曰若鄉飲酒送賓賓不答禮有終相類也

公使卿贈如覿幣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覿幣見為反報也今文公為君　好呼報反　見賢遍反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勞力到反　不入無儐明去而宜有已也　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　疏曰歸饔餼則入設而有儐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

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

右贈送

記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郊送之屬疏曰郊勞是逆郊送是送尊卑不同二者一也司儀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惡烏路反朝服載旜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旜作膳禳乃入禳如羊反禳祭名也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

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 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

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畧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衆從者　從才用反　疏曰賓之公幣有八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饔餼三也夫人歸禮幣四也侑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贈賄幣八也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云公幣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贈十九也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饔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於賓者以其上介無郊贈幣又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也上介私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贈如其面幣通

前則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己國者聘亦有幣及之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士介四人且有郊贈報私幣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面士介私幣數不甚明禮於君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之類也知不陳者以賓介所陳之幣皆是主國之君禮於己者故各陳之若是於禮聘君之物則當統於賓不得衆介皆有也蓋禮於君者是其正故不陳禮於己者以其榮故陳之也又聘君以幣問卿而無報幣以尊卑不敵不敢報也今按經文主國禮賜無有夕幣疏於上介公幣云無郊贈及無禮賓幣又闕一饔幣故賓八上介五則前公幣中夕字當是饔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饔之前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

公南鄉亦宰告于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疏曰此陳幣當如初夕幣之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告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卿

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　疏曰案上行聘禮之時上介屈繅授賓賓襲受之今此賓執圭垂繅賓則裼變於彼國致命時也上介執璋屈繅者變於賓故也必變之者反命致敬少於鄰國致命時故賓於君前得裼見美為敬也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　疏曰聘享在大祖廟不在親廟此大略舉廟而言耳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　疏曰凡並授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受由其右者因東藏之便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

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其宮可知略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後取皮也　疏曰士隨自後謂自士介後其在東上者不須云自後其餘三人皆後乃得左之必左士介者取向東藏之便故也享時賓奉束帛加璧是上介取以授賓明士介從取皮可知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盡津忍反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　疏曰謂從郊勞已後至於贈賄八度禮賓皆有幣是自郊勞為初也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　女音汝授上介幣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 復扶又反 疏曰此幣當先陳之今賓執以告君賓釋辭君曰勤勞使於四方故授上介幣當拜答君言此幣入於己者故不授宰）私幣不告（亦略卑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路勤苦）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為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己也）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不執其幣）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答壹拜又賤也 疏曰君勞上介上介再拜稽首君答拜不言再拜則君答上介一拜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總答一拜矣答賓再拜答士介一拜

介已賤矣士介四人共答一拜故云又賤也此一拜則周禮大祝九拜七曰奇拜彼注云一拜答臣者是也曲禮云君於士不答拜此以其新行反命而勞苦之故異於常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乃退**君揖入皆出去疏曰初賓將行君前受命訖君揖入揖賓介出故知此君退者亦反命訖賓介出**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于門反又送于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長丁丈反**乃退揖**揖別也**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右歸反命

釋幣于門門大門也主于闑布席于闑西閾外東面設洗于門外東方其餘如初于禰時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　疏曰案特牲筮時云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故知此亦席于闑西閾外知東面者神居東面為正故也云設洗于門外東方者以其廟學設洗皆云洗當東榮故在門外亦在東方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告反也薦進也　疏曰亦司宮設席于奧東面右几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　疏曰主人一獻當言奠今不言奠而言陳者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以備三獻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以其三時次第皆列于坐者也祭禮見特牲少牢皆先薦饌乃後獻席于奠于鉶南出時以待祈入時以祠報故不同也

作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疏曰祭時皆於室內受酢有尸其酢又以尸爵此皆異薦脯醢成酢禮也三獻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疏曰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今此無尸皆自酢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獻從者從才用反注同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辟音避疏曰案特牲禮獻衆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於西階上故此獻從者亦於階上可知云不使人獻之避國君者若正祭雖國君亦自獻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君洗瑤爵獻大夫之等告祭非常故獻從者從燕法如使宰夫為獻主而不親獻行酬乃出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室老亦與焉也辯音遍上介至亦如之

右禮門及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闕人未告則反

不郊勞
子未君也

不筵几
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 疏曰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為廟則設几筵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几筵也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告殯殯東有几筵者鄭云明繼體也

不禮賓
喪降事也

主人畢歸禮
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饔食 食音嗣

賓唯饔餼之受
受正不受加也 疏曰饔食之等是其加也

不賄不禮玉不贈
喪殺禮為之不備 殺色界反

遭夫人世子之喪

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
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

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疏曰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衰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于未君無使臣義也 純諸允反又之閏反去起呂反衰七回反 疏曰此長衣則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故云去衰易冠也禮為君三升衰裳六升冠為夫人世子六升衰裳九升冠三衣皆十五升練冠亦九升

右遭主國喪

記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牲當為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飧饔餼當亦孰者腥致之也 煎子然反亨普庚反饔容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疏曰關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君矣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受禮受饔餼也不受饗食亦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疏曰春秋左氏傳云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服注云鄰國尚為之闕樂況甥舅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矣凶服將事謂主人所歸禮則宵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唯稍受之稍稟食也疏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稟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稟為稍歸執圭

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　案禮記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於殯亦升自西階法生時出必告反必面故云臣子於君父存亡同也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　疏曰案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子臣皆哭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　別彼列反　疏曰使者升階復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內為入新至別於朝夕者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出袒括髮悲哀變於外臣也括古活反　疏曰案

奔喪云主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於殯東是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於外者臣故也

入門右即位踊

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　疏曰案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即位踊襲經於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經於序東故鄭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右聘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疏曰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則皮弁吉服大夫以下春秋公羊傳文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至彼所使之

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衰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　疏曰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右私喪

記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不受饔食饔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喪芻給牛馬稍人廩也其正禮饔餼主人致之則受　疏曰喪謂父母死也者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為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已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云客則又有君喪者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　掌客　今按此周禮文以君為賓臣為客也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為于僞反又如字下為之棺同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　疏曰注文如此明不殯於館但取其至殯為節耳以其大斂訖即殯故連言殯下文歸介復命之時柩止門外明飲於館而已　今按下記周禮注疏云權殯於棺此疏非是

介攝其命為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　為于僞反

君弔介為主人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　疏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　疏曰主人所歸禮與幣必以中喪者之用之物不必如常時賓禮蓋襲殮紡帛之類或不堪喪者之用也喪具謂襲與小斂大斂所用也

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

辭之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曰圍君有三門皐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皐門外經直云止於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於大門外外朝之上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卒殯成節乃去疏曰卒復命謂復命訖送之謂從大門外送至賓之家殯喪之大節卒殯而後君與介乃去也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疏曰案此據大聘上介是大夫而言今鄭以經不言上介則大夫介卒中兼有聘使大夫其卒亦如之故鄭云不言上介小聘上介士也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末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士介死為之棺斂之斂力艶反不具他衣服也自以時服也君不弔

焉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　間音閑又如字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

右賓介卒

記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疏曰若諸侯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死時除棺之外主人皆備之若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殯者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饋奠之物者小斂時豚一鼎大斂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掌客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

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復謂始死以衣升屋招魂復䰟也公宮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雜記曾子問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雜記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享本又作饗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疏曰不享者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云不禮者聘記不以齊酒禮賓面不升者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其禮如為介三介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

右小聘

邦國禮三之下

聘義

疏曰聘禮謂大聘使卿是侯伯之卿此義蓋兼子男而論之

記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

至也賔謂正自相當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揖讓主謂賔也三讓而后傳命賔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賔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疏曰知此揖讓主謂賔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賔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為首皆賔讓而後至於主人若賔不讓則不至於三是揖讓之事皆賔為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賔也云三讓而後傳命賔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賔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賔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云三讓而後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君使士

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

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疏曰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君不親接賓使之慚恥自勉勵厲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　疏曰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為尊卑之信驗也瑞圭之類故亦尊之也行禮之義必親自為之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之君既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已國所有寶玉遙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

也此聘禮以圭璋為聘璧琮為享若二王後享天子用圭璋則亦為財而受之不歸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重禮厚此聘禮也疏曰三積謂上公之臣聘禮是侯伯之臣則不致積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疏曰天子制此聘禮諸侯務而行焉聘射

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幾音畿又音基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行下孟反）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

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渴苦葛反乾音干莫音暮儕側皆反解佳賣反惰徒臥反長丁丈反有行下孟反下有行同治直吏反陳直靳反　勝克敵也或或爲陳　今按疏云此雖終結聘射然自酒清有乾日莫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

歟

定王六年使單襄公聘于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為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侯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掌道路也澤不陂陂障也古不竇澤故鄣之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古不防川故梁之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也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

埶物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羇旅之客縣無施舍四甸為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國之民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及至也陳靈公舜後恭公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之也往之徵舒家淫夏姬賓單襄公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士稱公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

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閒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馬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

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偫囷倉也偫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挶舁土之器具次畚挶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宮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

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飢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墾辟也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也執事有次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位敵也關尹司關

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入境

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出送之境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埽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姦詰其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盥滌濯之事者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帥

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莅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有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過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褻瀆其姓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衮卷龍之衣冕大冠也公之盛服簡略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略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而無

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敎側官令也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事見國語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產鄭大夫名僑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相息亮反盡子忍反壞音怪垣音袁文伯晉大夫名匄字伯瑕匄古本反釋例作丐俗作匄非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見賢遍反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令力呈反館舍也高其閈閎閈户旦反閎獲耕反疏曰閈閎皆是門名言高為其門耳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使所吏反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

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侵入反　葺覆也　疏曰周禮葺屋蓋以草覆此葺牆亦是以草覆也　顔師古曰完當作宇字之誤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共音恭　匄古害反　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間間音閒而未得見見賢遍反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暴步卜反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

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燥素早反蠹丁故反蠹敗也重直用反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庳音婢無觀臺榭觀古亂反疏曰四方而高曰臺有屋謂之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以豉反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本又作杇同音烏塓莫歷反杇人塗者塓塗也疏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因名其人塓亦泥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于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轄戶八反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之廉反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

以待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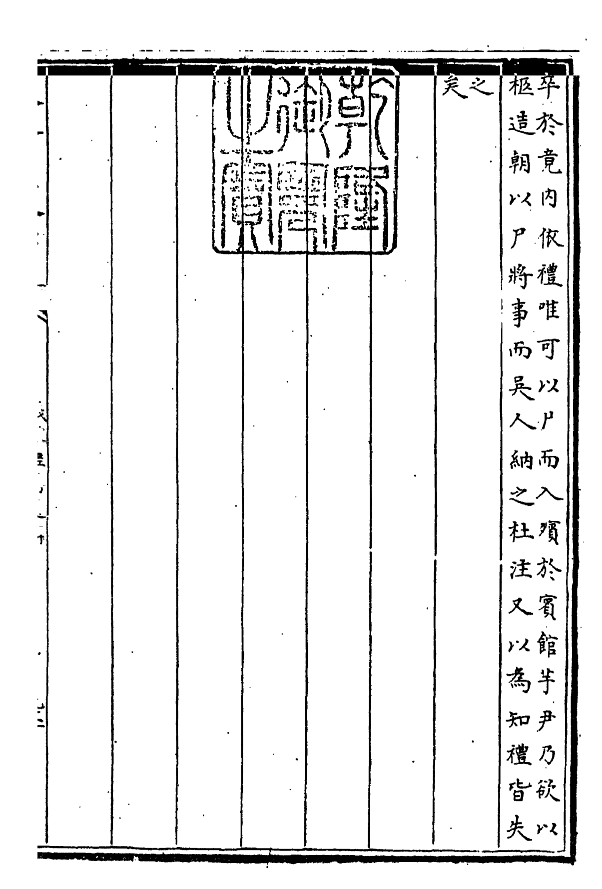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鞮丁兮反數所具反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

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音盈贏受也疏曰賈服王杜皆讀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事見魯襄公三十一年左氏春秋傳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疏曰左傳注曰尸者未葬之通稱吳子使太宰嚭勞

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勞力報反廩力甚反隕于敏反廩然傾動貌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芋于付反荐在偏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荐重也今按上介二字屬下句釋文云屬上句誤也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廢日共積積子賜反又如字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使遷次言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

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盟主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內如字音納左氏春秋傳傳言芋尹蓋知禮哀公十五年

今按疏曰案禮賓入竟而死則以尸入殯于館而介攝其命賓至已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閒之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



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芋尹乃欲以柩造朝以尸將事而吳人納之杜注又以為知禮皆失之矣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宋 朱子 撰

邦國禮四之上

公食大夫禮

食音嗣○鄭目録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疏曰鄭知是小聘大夫者案下文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於醬東設黍稷六簋又設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别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若然聘禮據侯伯之大聘此篇據

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為義案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鄭注云此以命數為差九謂再命者十一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以此言之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無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見大聘小聘或先或後不常之義

經九注曰公食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公食大夫之禮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

易以相親敬　易以豉反　疏曰此篇雖據子男大夫
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

上介出請入告　問所以為來事　為于偽反下為既為從為公為賓同　疏曰大夫至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

三辭　三息暫反又如字　為既先受賜不敢當　疏曰聘日已受饔餼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受饔之時禮辭而已至於饔食皆當三辭

賓出拜辱　拜使者屈辱來迎已

大夫不答拜將命　不答拜為人使也將猶致也

賓再拜稽首　受命

大夫還　復於君

賓不拜送遂從之　不拜送者為從之不終事　疏曰案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不答拜云禮有終此賓不拜送為從之不終事若然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覿禮使者勞賓於門外侯氏再拜遂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

子使故也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于次俟

疏曰云如聘者則賓主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也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謂賓初在館拜所戒大夫即玄端賓遂從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不若聘禮重賓發館即皮弁也云亦入於次俟者亦如聘時俟主人辭也

右戒賓賓從

記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　疏曰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少牢辟人君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食禮輕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為之故皆不言日數下注云食賓之朝宿興戒之賓則從戒而來不復名是也

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名賓之乘車在

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也

疏曰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云車還立于西方者少儀云僕於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注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鄉外云賓及位而止北面者玉藻云賓立不當門彼亦謂聘使也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大行人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者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兼云大夫者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故連言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者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是臣亦各依其君命數而降之故鄭揔以命數言之也

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餼物皆於廟門之外　疏曰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內之位則知此具餼物時皆在廟門外也故下注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故不在大門內是其義也

羹定定多佞反　肉謂之羹定猶孰也諸之者下以為節　疏曰與下文陳鼎之節為目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編必綿反　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為賓統於外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　疏曰

聘禮致飱與饔餼皆九鼎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此食禮輕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也天官有甸師氏兼有亨人皆屬冢宰亨人職云掌共鼎鑊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諸侯比天子不備官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也鼎冪諸文皆不言所用之物此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所用之體鄭以茅是潔白之物故擬用之而云蓋也

設洗如饗 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 匜以支反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 疏曰夏官小臣職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如大僕之法此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設筵加席几 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湇醬可以略此 疏曰云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又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故也

云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湇醬可以略此者決勝禮禮賓時公親授几者以無設湇醬之事故也此故下記云不授几鄭云異於醴也**無尊**主於食不獻酬**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其俟奠於豊上也飲酒也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疏曰云飲酒清酒也者按周禮酒正注先鄭云清酒祭祀之酒後鄭從之則此賓客用之者優賓故也云漿飲截漿也者截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截漢法有此名故也云其於豊上也者下云飲酒賓於觶加于豊是也此云奠即彼加也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者以其鄉飲酒燕禮等獻酬之酒皆不言飲飲之可知此擬酳口故言飲是異於獻酬酒故也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者按漿人云共王六飲水漿醴凉醫酏彼先云六飲後云水漿與此先云漿不同故云先云漿別於六飲必別於六飲者彼六飲為渴而飲此漿為酳口故異之**凡宰夫**

之具饌于東房 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疏曰以其酒漿常在堂若不特言之則凡中不含之言謂酒漿仍在堂故上特言之

右陳器饌

記不授几 異於醴也禮賓時公親授几也 疏曰決 無阼席公不坐

亨于門外東方 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 疏曰按上經甸人亨人之等亨人是士官不得言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解亨在門外之禮也燕禮注云亨於門外臣所掌也言臣亦是大夫事少牢廩爨饔爨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者以其無廩人主之故在內若然鄉飲酒雖是大夫之事以其取祖陽氣之始故亦於門內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 司宮大宰之屬

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雚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餟也今文雚皆為莞　疏曰燕禮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與此不同其義則一葢彼是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設几席故以太宰之屬解之按太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與正文按周禮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六寸既建而迆之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殳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矛皆以四尺為差以是約之即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也云雚細葦者以類言之其實全別此雚又與莞席之莞不同彼莞謂蒲也云有以識之者

席無異物為記但織之自有首尾可為記識耳云必以長筵者以有左右餼者賓在戶牖之間南面正餼在左庶羞在右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必長筵也

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疏曰上云司宮具几筵具之在房宰夫敷之而已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也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不出大門降於國君疏曰周禮司儀云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又云致饔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

大夫納賓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

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左西方賓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

公揖入賓從揖入道之

及廟門公揖入廟禰廟也疏曰儀

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昏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是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

賓入三揖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至于階三讓讓先升　疏曰曲禮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即就西階者此君與客食禮禮之正彼謂大夫士以小小燕食之禮故與此不同也

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君　疏曰亦取君行一臣行二之義也

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　疏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序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立于夾室之南是東於堂也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　疏曰燕禮大射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不統於門今在門東西

上宜東統於君而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北非正位故也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　疏曰宰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也云宰宰夫之屬者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下文宰夫之官皆在其內亦於此立可知但宰尊官反在小臣之下者以其小臣位在北堂南故先見之非謂尊卑先後為次也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　疏曰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已下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為之明當天子內宰故鄭舉內宰況之也前聘時君迎客于大門內時卿大夫已下入廟即位者受聘事重非饗食之事故先入廟即位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也壯士庶羞之等皆助君食賓非己之事故

後入也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于士西少進東上　疏曰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以下既是有事之人又是大夫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

右迎賓即位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　疏曰至再拜者公方一拜賓即降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猶下侑幣之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注云賓不敢俟成拜也鄭云公再拜賓降矣者謂至再拜則賓降也賓西階東北面答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　疏曰答拜也並據公未降之前賓始

一拜公降一等閒在一辭之中又辭而賓猶終降再拜稽首知者以下文賓栗階升不拜是已拜於下也擯者辭拜於下之時其位在下故下記云卿擯由下

擯者辭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興起也

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辵勑略反

疏曰於堂下終為再拜稽首故於堂上不拜也云栗寔栗也者謂疾之意也云不拾級連步者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級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此涉級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其連步據足而言涉級據階而說其實一也此等尋常升法此栗階據趨君命而上按燕禮記云凡君所辭皆栗階注云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又曰凡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

發而升堂是栗階之法也云不拾級而下曰辵者凡升降有四種云辵者君臣急諫諍則越三等為辵階越一等為歷階又有栗階又有連步為四等也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賔降拜主君辭之賔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為不成疏曰案論語孔子云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是以上文主君雖辭賔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為成拜而主君之意猶以為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賔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

右拜至

記卿擯由下不升堂也疏曰此謂上擯擯詔賔主升降周還之事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賔也今文

奠為委古文待爲持　疏曰次入謂序入也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　疏曰云旅人雍人之屬者即燕禮云尊士旅食于門西鄭云庶人在官者是也云諸侯官多者按少牢云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長以長幼也序猶更也前洗南　疏曰按鄉飲酒鄉射賓盥北面則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云長以長幼也者若燕禮云命長之類皆據長幼為長不謂衆中之長者也

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

則載之疏曰前云左人待載其時鼎東南面今大夫鼎北面南七之左人當載故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夫俎正當鼎南則載者在鼎南稍東也

魚腊飪 飪孰也食禮宜孰饗有腥者疏曰上云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以食禮尚孰故皆飪也又曰國語云王饗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是享禮有腥也

載體進奏 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个疏曰三牲與腊皆載體直言體不辨體形及數以下魚腸胃倫膚皆言七則此亦七體故鄭云下大夫體七个按士虞記云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彼喪禮用左又按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胖進腠則此亦用右胖肩臑臂肫骼脊脅可知既用右胖則左胖為庶羞其庶羞者此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是也若致飧及歸饔餼腥鼎皆無庶羞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雖同用狗一牲以其亨亨亦皆有庶羞也云進其

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之上者若祭祀則進末少牢云進下鄭云變於食生是也 魚七

縮俎寢右 右首也寢右進鬐也乾魚近腴多骨鯁 疏曰縮縱也魚在俎為縱於人亦橫賓在户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腴鄉南鬐脊也進脊在北鄉賓是取脊少骨鯁者以優賓也若祭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腴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腴是也

腸胃七同俎 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腴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 疏曰牛羊同是畜類又其腹腴賤故略之同俎也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但此腸胃與牲或同鼎同俎或別鼎別俎何者據此下文七鼎腸胃與牲別鼎鼎別俎是其正法取其鼎俎奇也少牢五俎腸胃與牲同鼎者以其有鮮獸若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并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其與牲體別鼎故取數於牲亦七少牢并腸胃於牲鼎故云腸三胃三取數於脊脅各三也

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既夕盛葬奠故腸胃五也　倫膚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今文倫或作論　疏曰倫膚謂豕之皮革為之但此公食大夫為賓用為美故膚與腸胃皆別鼎俎特牲腥有三鼎魚腊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而已羊豕魚皆一鼎故膚還從於牲鼎也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下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　腸胃膚皆横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　疏曰腸胃得在牲而垂膚亦言順牲之性者從多而言云垂及俎拒者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是也　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又待設俎　疏曰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可知也

右鼎俎入

公降盥將設醬賓降公辭辭其從已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壹殺於初古文壹皆作一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疏曰蒲筵於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庶羞於中席已西按歸饔餼醯醢別知此不別而以醯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醯醬下但言醬不別言醯明以醯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公設之以其為饌本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疏曰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為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

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作階上示親饌疏曰君之行事皆在作階上今以設饌在戶西近

北故近作北立是示親監餘也賓立于階西疑立不立階上以主君離作也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今文曰西階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醓醢醢有醓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臡菁蕪菁菹也今文臡皆作麋疏曰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此用其六彼注云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也又云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齏菹之稱菜肉通此經言菹不言齏者齏菹麤細雖異通而言之齏亦得為菹也蕪菁即蔓菁也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亞次也不言綪錯俎尊也綪側耕反疏曰上設豆綪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綪不錯者尊故也膚以為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疏曰豕在牛羊之

下為賤膚豕之所出故特之於俎東也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　疏曰前旅人以匕入加於鼎退出今還使之取匕前士舉鼎入今不使舉鼎出者以其士載訖遂設俎於賓前事未畢故甸人舉鼎而出也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並併也今文曰併古文簋皆作軌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大羹湆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鐙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有蓋者餧自外入為風塵今文湆為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　疏曰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

也大羹不和貿也鉶羹則調之以鹽菜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云宰宰夫之長也

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

亦東遷所　疏曰醬既東遷所今於醬西遷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處也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鉶菜和羹之器下記云牛藿羊苦豕薇　疏曰是菜和羹以此鉶盛之也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

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於左　疏曰云食有酒者優賓也者按下文宰夫執漿飲賓與受唯用漿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是優

賓也燕禮主人奠於薦左賓不飲取奠於薦右此酒不用故亦奠於豆東酒義雖異不舉是同然無凡奠者於左之文鄭注盖引鄉飲酒鄉射記文而傳寫者之誤也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

會簋蓋也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　疏曰云亦一一合卻之者卻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卻合故云一一卻合之各當其簋之西爲兩處亦者亦少牢故少牢云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也

右設正饌

記贊者盥從俎升

俎其所有事　疏曰豆亦從下升不言從者贊者不佐祭豆直佐祭俎也經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是黍稷亦贊祭不從升者黍稷設之在後故也黍稷雖後升先祭者以其先食黍稷後食肉故也

上贊下大夫也

上謂

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為名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今文苦為芐疏曰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云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彼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疏曰經直云負東房鄭知負房戶而立者以公在東序內賓在戶西雖告具于公且欲使賓聞之故知於房近西是以云得鄉公與賓也公再拜揖食再拜拜賓餗具賓降拜答公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降未拜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

上豆之間祭擩猶染也今文無于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　疏曰此所授者皆謂遠賓者䪡醢及鉶皆不言授者以其近賓取之易也按曲禮云殽之序辯祭之故知雖不授亦祭之也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者按少牢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故也云獨云贊興優賓者欲見賓坐而不興是優賓其實俱興也引少儀者欲見贊興賓亦興之義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以其實坐贊亦坐故也壹以授賓肺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　疏曰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猶絕也刌離之不絕中央少者此即

為食而舉肺也少牢云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之是祭肺切舉肺不切也此肺雖不離而刌之與祭肺同其實舉肺故不言刌將祭之時則絕末而祭之與祭肺異也凡舉肺有二名一名離肺亦名舉肺祭肺亦名刌肺也

賓興受坐祭 於是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祭

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 扱以柶扱其鉶菜也捝拭也拭以巾 疏曰此云上鉶之間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間此鉶別自祭之鉶間云捝拭也拭以巾者案內則左佩紛帨即佩巾而云捝拭手以巾似帨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為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此有四鉶而云扱上鉶辯擩則唯有一柶優賓故用一柶而已少牢一鉶祭神故宜各有柶也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 不祭者非食物之庶者 疏曰魚腊湆醬非庶者在正饌之內故不

祭若入庶羞則祭之下文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少儀云祭膴膴詁爲大魚肉之臠是亦祭之也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疏曰知遷而西者以其加饌與庶羞並列也知粱東上者下文宰夫膳稻于粱西是以粱在東爲上也公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階西疏曰上公設醬時立于序內賓立于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宰夫膳稻于粱西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疏曰知進稻以簠者下記云簠有蓋冪鄭注云稻粱將食乃設去

會於房蓋以冪上云設黍稷訖云卻會此稻粱不云卻會者先於房去之故也

士羞庶羞皆有大羞執豆如宰

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為醬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唯醢醬無大

如宰如其進大羮湆右執豆左執蓋

疏曰云皆有大者中有二物三物之肉兼有魚也云魚或謂之膴膴大也者有司徹云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膴祭于其上是也少儀云膴祭也云唯醢醬無大者鄭注周禮醢人作醢之法先膊乾其肉乃後坐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何大醬之有也醬則醢也亦無大醬也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

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

疏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為先者也

先者一人升設于

稻南簋西閒容人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 疏曰稻與庶羞俱是加稻在黍稷西近北庶羞繼而南陳俱在黍稷正饌之西是不與正豆併也賓當從閒往來則下文賓左擁簋梁右執湆以降公辭升反奠于其所是也旁四列西北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胾中別 疏曰曲禮云左殽右胾彼云殽骨體也此肉謂之羹亦一也殽為正饌胾為切肉則庶羞分置左右此亦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閒容人是中別也膷以東臐膮牛炙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膷作香臐作薰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先設醢絣之以次也內則謂鮨為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 疏曰此云先設醢絣之以次而特牲注云以有醢不得絣也與此違者大凡醢配胾是其正而醢卑于胾今牛羊豕胾

皆在醢下者直是絶之次非尊卑之列特牲以一有醢若絶之當醢在胾上不成錯故不得絶少牢四豆羊胾醢故得絶而錯與此同也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騰當作媵媵送也授授先者一人

右設加饌

記簠有蓋冪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今文或作幕　疏曰簠簋相將簋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於敦南簠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于房蓋以冪至於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凡炙無醬已有鹹和　疏曰云凡者欲解儀禮一部之內牛羊豕炙皆無醬云已有鹹和者若今人食炙然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

疏曰前設饌訖贊者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賓者以其禮殺故也是以上文正饌公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公公答拜為異也

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即就也祭稻粱不以豆祭祭加宜於加

疏曰下文云賓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又云不以湆醬注云不復用正饌也則此湆醬是正饌而云加者以在正饌之上得與正饌為本故名正饌其實是正饌之加故公親設之也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膷臐之間以異饌也

疏曰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者決上三牲之脯祭之今此祭庶羞并之故云輕也不云於豆祭而云於膷臐之間以祭宜

於加故也

右賓祭加饌

賓降拜拜庶羞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已食侍食贊者之事　疏曰云成其意者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公許賓升公揖

退于箱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疏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俟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揖退于廂而俟賓食即待事之處也擯者退負東塾而立無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　疏曰公既在序外賓食在户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贊者告公也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不來者所以優饒賓也賓三飯以湆醬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肴優賓　疏曰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與此不同者此為禮食故先食殽彼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胾故不同也又昏禮同牢云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注云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歠湆咂醬而不食殽者此公食賓禮解體折節明食殽可知彼豚解者皆不食故不食殽也彼又云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

而成禮故不食殽也但湆言啜淡故也醬言擩醎故也云不言其殽優賓者特牲少牢尸食時舉殽皆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 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 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 賓挩手興受 受觶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 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 疏曰酒在東者上飲酒賓于觶宰夫設于豆東是也漿在西者即此經設於稻西是也曲禮云酒漿處右彼注云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也 庭實設 乘皮 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 飲漱

右賓正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 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

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　疏曰上文公設醬公立于序內西鄉此經亦云西鄉立故知亦在序內位也大射禮公凡受于序端故每云公之所受者皆約之受於序端

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北面於西階上　疏曰以君將有束帛侑食之命故於西階上待之

擯者進相幣為君釋幣辭於賓

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釋許辭　疏曰云主國君又命之升知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東階升聽命是也

降拜當拜受幣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

退西楹西東面立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　疏曰聘禮公拜既賓三退負序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此公拜送幣賓在階西不負序者以將降故也

公

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不敢俟成拜介逆出以賓事畢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示親受公降立俟賓反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今文曰梧受　疏曰此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此時已受賓幣故知訝受者非士介是府史之屬也

右侑幣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　疏曰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此鄭探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侑幣送庭實出更入以終食禮若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有貪食之嫌是以更入行拜示將辭之意待公設辭而後留也

公辭止其拜使之卒食揖讓如初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　疏曰上文云介逆出下更云介逆出明知中間介復入可知但復入之節當此賓入之時也賓降辭公如初將復食賓升公揖退于箱

賓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　疏曰知會飯是黍稷者上文云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郤於其西此云食會飯故知是黍稷也前賓三飯不云會以其簋盛稻粱稻粱無會故鄭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矣不以醬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湆或時後用　疏曰上文羹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是正饌稻粱是加此云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鄭意以黍稷是其正庶羞是其加是互相成也上文

賓三飯以湆醬先言湆後言醬是先用湆此後言湆或容前三飯後用湆故作文有先後也捝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疏曰云不以出者決士昏禮賓取脯出以授從者彼是已所當得此非特已得侑幣下文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亦是已所當得鄭不言三牲而言侑幣者據已得者而言之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於辭疏曰上文賓受侑幣出更入門左拜其時辭欲退猶待公留故北面此卒食拜之也不辭之使禮終故東面公降再拜荅之升堂明禮有終

右卒食

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内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

畧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于篚它時有所釋故　疏曰此無所俎而言卷三牲之俎不言用俎鄭云實于篚按士虞禮亦無所俎尸舉牲體皆盛於篚吉凶雖不同無所俎是一故知同用篚也特牲及士虞尸卒食取俎歸於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彼注云釋猶遺也遺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也

魚腊不與

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為施惠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

右賓出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朝謂大門外　疏曰云朝謂大門外者以其經云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又聘禮以柩造朝亦無喪入之文也此食禮拜

侑幣聘禮歸饔餼直言拜饔與餼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之

訝聽之

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　疏曰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訝也

右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

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為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魚特　疏曰云豆加葵菹蝸醢者按周禮醢人朝事之豆云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上文下大夫之豆用其六仍有茆菹麋臡今上大夫八豆不取之而取饋食之豆葵菹蝸醢者按少牢饋食四豆二豆用葵菹蠃醢二豆用韭菹醓醢注云韭菹醓醢朝

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則此公食大夫兼用饋食之豆亦是豐大夫禮也云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膚此云九俎明加鮮魚鮮腊云無特者陳饌要方上七俎者東西兩行為六俎一俎在特于俎東此九俎為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亦為下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 疏曰云此以命數為差也者按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為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為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惟有上下二文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尊為上大夫

爵卑為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
侯伯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云大國之
孤視子男者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故鄭併論及之案周
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
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謂上下大夫也古文毋為無 疏曰上文云庶羞旁四列此上大夫饌內言庶羞西
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東毋過四列則東西横行上下大夫皆四以為行下大
夫四四十六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西四行
南北五行矣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

鴽無母 疏曰云鴽無母者按爾雅釋鳥云鴽鴾母郭氏曰
鵪也青州人呼曰鵪母莊子云田鼠化為鶉淮南子云
蝦蟆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為鴽然則鴽鶉一物也

右食上大夫禮 記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 疏曰經云上大夫不辨命數則子男之卿再命其席亦同下大夫鄭言謂三命大夫者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同公之孤四命其席則異按周禮司几筵云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與此記三命已下席不同故知彼國賓謂筵孤也無正文故云則也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疏曰上經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此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饌之時得兼食庶羞其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以優賓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

若不親食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疏曰疾病之外别云他故者君有死喪之事故聘禮云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謂畢致饔食但賓不受之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執幣以將命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簠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陳罋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餼同列耳罋北陳者變於食罋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並作併疏曰云南北相當以食餼同列耳者按上文正食之時黍稷亦南陳今於楹間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此餼同列也云罋北陳者變於食者上文正食之時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陳之今於楹間二以併北陳是變於食也葅醢各異物不可同罋故罋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罋下大夫六豆則六罋庶羞之醢同是醬類故

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甕芥醬宜亦二甕知有芥醬者以其有生魚故也上文上大夫八簋今乃生致之黍稷宜各一簋稻粱又二簋故云簋米四

庶羞陳于碑內 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不陳于堂辟正饌 疏曰上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按鄭注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胾炙俱設今胾炙在爼未殺膾全不破可知然庶羞之內衆羞俱有鄭獨云生魚者以其胾炙在爼不殺於此無矣雖有乾腊雉兔之等以生魚為主也云魚腊從焉者雖無三爼之肉有乾魚腊可知云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者以其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腊上大夫九鼎加鮮魚鮮腊可知雉兔鶉鴽亦生致之矣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也不陳於碑南者以其本合在堂今宜近堂故在碑北

庭實陳于碑外 執乘皮者也不

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 疏曰庭實正法皆
參分庭一在南而陳之昏禮記納徵執皮者是也今云
碑外繼碑而言是近北矣彼陳於主人之庭擬與賓向
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與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故
在內也 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為其踐汙館庭使近
外 疏曰上庶羞與
庭實在碑之內近內陳之此牛羊豕陳於門內繼門言
之是為其踐汙館庭也若然致饔餼牛羊豕亦在此彼
不言者以饔餼有腥有熟其生者近門是
其常故略之此既不殺宜近內故決之也 賓朝服以受
如受饔禮 朝服食禮輕也 疏曰歸
饔餼時卿韋弁賓皮弁受 無儐 以己本宜往
疏曰主君
無故速賓在廟行食禮而有侑幣賓無儐法主君有
故致食禮并有侑幣亦不合有儐故云以己本宜往 明
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賜亦謂食侑幣 疏曰
上速賓食時拜食與侑

幣今亦然故云亦

右不親食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名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名之　疏曰經大夫親戒速決君不親戒速以下諸文亦皆異故云記異於君者也云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名之者以其戒具而有皆親為之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二文皆云戒賓既歸布莚設尊乃親速賓是也

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古文饗或作鄉

降盥受醬湇侑幣束錦也皆自作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湇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

賓止也主人三降賓不從上文鄭注皆者謂受　疏曰醬受

湆受幣皆自阼階降此云主人三降即上三者不數主人降盥者按鄉飲所言降盥者皆為洗爵故賓從降此降盥不為洗爵故鄭不數之聘禮致饔餼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此賓不降者雖賓主敵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賓執梁與湆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處疏曰此兩大夫敵故之西序端上公食大夫大夫降階下臣卑故也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敵也疏曰按鄭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按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於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辭

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臨已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疏曰云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湆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于堂無儐與受君禮同疏曰聘禮賓受致饔幣云堂中西北面注趨主君之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此雖無儐受幣亦與之同也

右大夫相食禮

邦國禮四之下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内非

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

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葅醢士設俎公設大羮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賔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賔三飯梁以涪醬以君子之厚己也賔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賔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

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賔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飱主人辭曰不足飱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劉敞補

邦國禮五之上

諸侯相朝禮

集補經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父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儀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　疏曰云小聘曰問者聘禮文故彼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歲之義也父死

子立曰世世是繼世之義也大行人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疏曰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禰出時宜亦告祖禰為道近故或唯告禰朝服而出視朝朝服為事故也疏曰事謂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服臨朝聽事之服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也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諸侯五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朕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

勑之以其職道祖道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疏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

凡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積子賜反後皆同旅如字又音臚力於反　賓所停止則積間澗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旅讀為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　傳直專反　疏曰

積者遺人所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問者問不恙也勞謂勞苦之云皆使卿大夫致之者案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尚遣卿勞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為之也其積問當使大夫故下句云致飱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飱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飱宰夫即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先鄭以為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後鄭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者案爾雅釋詁云尸旅陳也釋言云豫臚敘也注云皆陳敘也後鄭不從旅大山之旅從臚者欲取敘義也云賓之介九人者自從公介九人之禮云使者七人者自從降二等之禮云皆陳擯位不傳辭以下皆約聘禮主君大門內迎聘賓之位也云三揖謂庭中時者如聘禮入門揖當曲揖當

碑揖是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

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迎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後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曰云備三勞而親之者大行人有三問三勞之文也先鄭云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後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來至國何有輒迎賓於館乎後鄭謂各陳九介者以其在道俱不為主又非主君從賓之禮故無五擯之事而各陳九介其位主君至館大門外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

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云立當車軹也者賓主俱立當軹大行人文云從辭辭升堂者案鄉飲酒禮主人阼爵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賓主敵者主人之意欲有受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故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取致尊讓之意變文耳又記文非正經故不為例也

致館亦如之

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 疏曰聘禮云大夫帥至館卿致之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上主君郊勞此親致館故知亦如之也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已有然也

致飧如致積之禮

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 疏曰上公飧五牢賓始至之禮欲致館從即言之云如致積之禮者積在道已致故云如之云飧食也者

以其芻薪米禾食之類故云食也聘禮使宰夫設飧禮物又少故曰小禮饔餼有腥有牽芻薪米禾又多故曰大禮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擯音受賓音擯辟音避。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賓車進答拜賓上車進主人乃答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

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為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絶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為儐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　闑魚列反棖直庚反行户剛反　疏曰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主君

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賓車進答拜者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三揖者主君進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回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傍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則有二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若不然從大門內即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故為此解也云上相入者相入即上擯上介云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云三讓登者至階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云再拜授幣者授當為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君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云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先鄭言主人答拜後鄭不從者車逆拜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進答當是客何得主人再答拜所言三請留賓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

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云介紹而傳命者此聘義文案彼介紹而傳命謂聘者旅擯法引證此交擯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擯皆得為紹故此交擯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案彼注質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云君入門以下本記文君入門不言所拂者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闑者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自為鴈行於後也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謂享及有言也者案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者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酢之屬是上於下曰禮此諸侯云儐是敵者曰儐也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還音環又音旋食音嗣下皆同 此六禮者惟饔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

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飧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于郊　疏曰案公食大夫禮君親食之君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以此知二者皆速賓也聘禮云君使卿歸饔餼又云賓迎于門外又云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以此二者知賓為主人主人為賓致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為之矣先鄭云公子重耳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但彼反璧者義取不貪賓意非還圭故從後鄭不從也後鄭謂聘以圭璋禮也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謂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貢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贈送以財者聘禮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注云言如覿幣見為

反報是贈并送至于郊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饔餼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 疏曰案聘禮饔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案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若然此致贈郊送在拜禮後今設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儀故進文在前其贈送合在後也云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者鄭以贈送之文在前拜禮在後恐疑顛倒故此解之是其次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貴也故云皆如主國之禮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

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費芳味反疏曰後鄭不從先鄭復主人之禮之說者以主人禮貴既多非賓所能復也後鄭以為償主君者案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等皆償償者報也上注云獻者曰償故此報主君為償案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云賓用束錦償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償之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償法彼兩臣有償此兩公有償可知也然彼聘禮君使卿致館無幣故亦無償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饗食此兩君故不同也主君有故不能親以侑幣酬幣致之亦無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殺色界反疏曰五

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圭璋饔餼飧積步數擯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升降揖讓之儀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　司儀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

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

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

六壺六豆六籩膳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䏂素口反劉色綏反

乇丁故反或丈加反乘繩證反下注同食音嗣下食大
牢再食壹食注不食同見賢遍反下注以意推之　犢

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
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其設筐陳于
楹內甕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
壺之有無未聞三間皆脩脩脯也上公三間皆脩下句
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
着脫字失處且誤耳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
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
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簋稻粱器也公十簋堂上
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
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葅醢器也公四十
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
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

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哀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哀公又當三十又為無所據依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哀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簋十有二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威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于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饔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

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餐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熟餘又多也死牢如飧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横陳于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于門内者於公門内之陳也言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粟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梠之梠謂一稯也皆陳横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

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豈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秏讀為秏狰麻答之秏牽行任而甚反衰初危反下同差初作反又初宜反倍音裴行戶剛反下以意推之從子容反橐古老反并必政反秏本又作總子工反又音摠相音呂

稱才計反參初林反差初宜反復扶又反勞力報反造七報反秤徐音妳

疏曰云上公五積皆眂飱牽者公國自相朝是上公之禮有五積皆視飱一積眂一飱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牽者數雖眂飱飱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四積亦皆眂飱牽飱四牢一積眂一飱則一積四牢摠十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眂飱飱三牢一積三牢三積九牢亦牽之不殺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不殺之也既云眂飱飱則有芻薪米禾之等故鄭解積皆依飱解之也云不殺則無鉶鼎者鉶鼎即陪鼎是也但殺乃有鉶鼎不殺則無鉶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鄭云薑薑之實已下皆約公食大夫解之鄭云三問皆脩脩脯也對文脩是腶脩加薑桂捶之者脯乾肉薄者散文脩脯一也云者脫字失處者桼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或見下文脫此語著於此或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然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誤耳云

飧小禮者賓聘胥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即云宰夫朝服設飧是其客始至之禮言小禮者對饔餼為大禮也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者下惟言腥不言飪此有鉶及鼎皆為飪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飪須言飪之夫云其餘牢則腥腥之數備於下也云食者庶羞之美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者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於碑內者設飧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為列故四列也公食陳于碑內者由饔陳于楹外故在下也云簠咸稻粱以下皆約公食及聘禮致饔餼文裁之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至各六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並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

西多少鄭以意差之與此同也云鉶羹器也者鉶器名鉶器所以盛膷臐膮三等之羹故為鉶羹云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懸絶故云非衰差也云二十八者或為二十四亦非也者侯伯若二十四為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云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者子男十八侯伯二十八公三十八以十為降殺則是等差蓋近也云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饔餼兼以意準量而言云鼎牲器也者謂亨牲體之器云簠黍稷器也者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者其陪鼎三設于內廉云簠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知設如此者約聘禮而知之也牢鼎九者謂牛

羊豕魚腊膚與腸胃鮮魚鮮腊陪鼎三者腳臐膮也云合言鼎簋以牲與黍稷俱食之主者黍稷與衆饌為主牲與羞物為主是俱得為食之主也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案聘禮致饔餼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總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云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者子男亦云牲十八是亦當為腥也云諸侯禮咸腥鼎有鮮魚鮮腊云云者此皆約聘禮設飧而言案彼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饔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陳如飪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云飧門內之實備仍有車米等是以云亦有車米禾芻薪也云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已下皆約饔餼死牢而言以其饔餼云死牢如飧之陳上公五牢死侯伯四牢死子男三牢死皆如飧之陳明此米禾數如此云芻薪皆倍其禾者亦約饔餼禮也若然案聘禮米禾皆二十車者彼

大夫禮豐小禮大大夫飧二牢故米禾皆眂之米禾各二十車也云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者假令上公饔餼九牢五牢死四牢牽上公五積皆眂飧牽則是一積五牢言兼飧死五牢與飧同若言兼積則正兼四而不能盡今乃言兼積者以其牽與積同故云兼之也侯伯子男皆兼積不盡言餘又多者謂米禾芻薪醯醢芻米之屬云牽主牢也陳于門西如積者亦横陳于門西而東上云米横陳于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知然者前飧之陳及積之陳皆約聘禮致饔餼法今於此文積在前已說故以此饔餼向前如之故云如積也言如積則亦如聘禮饔餼也今此自米已下還約聘禮致饔餼法云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稷二行者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以增稷餘不增故知公稷六行子男米八筥黍粱稻各二行更得二即足故知稷二行云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在

碑東醯在碑西者彼注云夾碑在庭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醯肉陰也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醯醢百甕米百筥上介筥及甕如上賓士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醯醢百二十甕與王舉百二十甕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同百甕子男八十甕其筥米皆同甕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為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言車秅字者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醯醢下言之又宗侯伯子男醯醢下皆無車字故知秅字也謂一穧也者穧即詩云此有不斂穧穧即鋪也云於禮以雙為數者即此九十五十及士中日則二雙皆以雙為數是也云若弗酌以下皆約聘禮文不言致燕者饗食在廟燕在寢禮惟言致饗食者以合在廟嚴凝之事不親即須致之燕禮褻不親酌蓋不致也云凡介行人鄭云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者案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大史職亦云執其禮事與此史主書行人主禮違者

大史在國則專主書故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云史止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云行人主禮者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也案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餼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已下皆約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饔餼降殺而言也云此降小禮豊大禮也者小禮謂飧飧則去君遠矣幷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饔餼卿五牢子男卿與君等是豊大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幷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為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爵則有三等易為等級也言略於臣用爵則君不依爵而用命即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云大夫致禮以下見聘禮致饔餼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設於户

東東上亦以並東陳注設于户東辟餼位壺設于東序
北上南陳醙黍清皆兩壺約此故知之也若然不使卿
者案内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
之賓客内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也諸侯夫人
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至饔有壺
酒者公侯伯夫人致禮則云八壺八豆八籩與膳大牢
致饗大牢三者各別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饔鄭云
饗有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饔有酒若然子男夫人
於諸侯惟有二禮以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籩豆壺
又不致饔是其差也云卿皆見至亦所以助君養賓言
亦者亦大夫也云卿既見又膳此聘禮大夫勞賓餼賓
之類與者案聘禮畢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
奠鴈再拜上介受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
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勞上介亦如
之又云餼賓大牢者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
勞餼聘客有勞餼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餼賓之

類典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者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羔之明此見亦是卿見朝君三卿之内有見者有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造館見則不致膳也云秏讀為秏秭麻答之秏者時有此言故從之詩云萬億及秭秭亦數之揔號答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為一鋪言此者見秏為來之揔號之意也

掌客

邦國禮五之下

諸侯相朝義

記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

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大戴禮記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